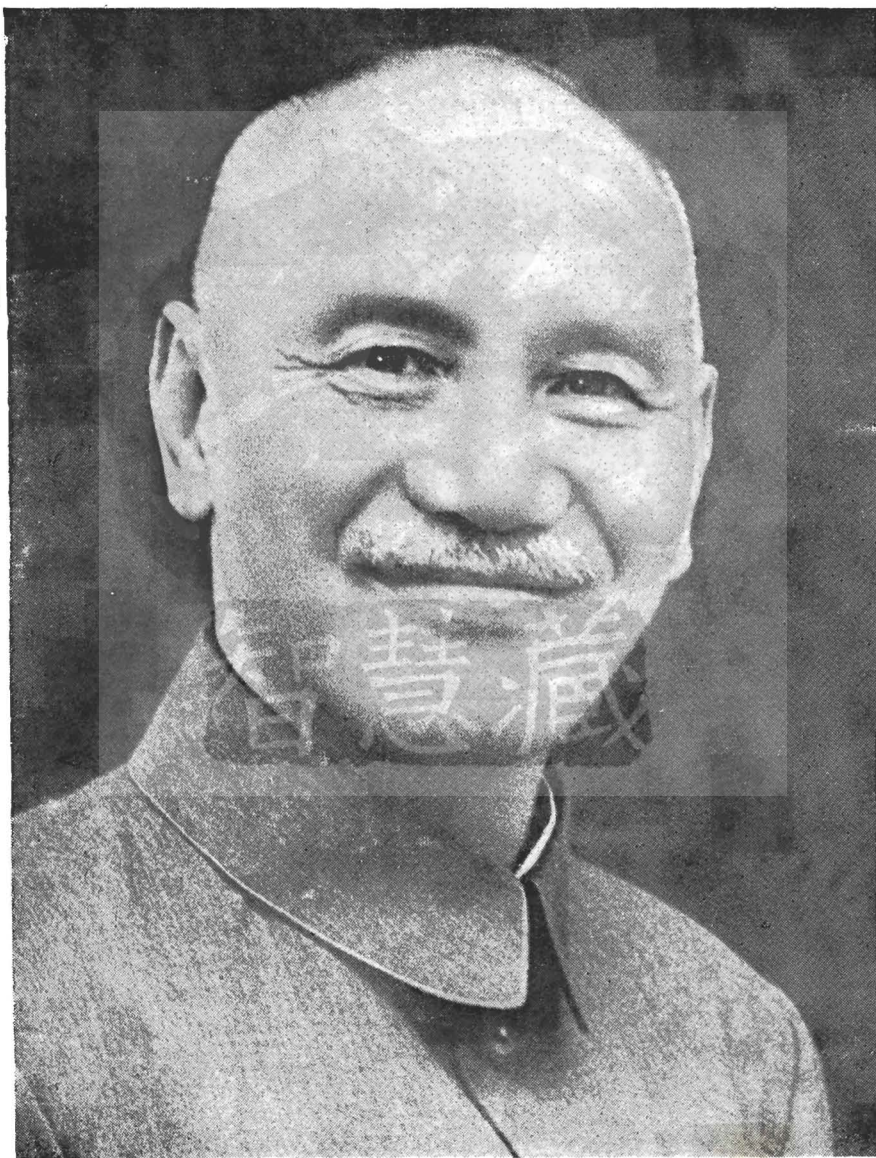


中國邊政

第三十二期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出版

五十七年雙十節

蔣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全國軍民同胞們！

今天是我中華民國五十七年，辛亥革命，推倒清廷專制，建立民國，成功雙十國慶的紀念節。

中華民國，乃爲我國父與諸先烈——亦爲我全國軍民與你們父兄們，斷頭顱，流鮮血，發揚民族大義與革命正氣，所共同創造的。自此至今，五十七年間，歷經討逆、北伐、剿匪、抗戰、戡亂諸役，不斷的以其丹心碧血，誓死抗爭，不惟體認了中華民族的自覺，而亦考驗了國民革命的自信，愈益證明了我們優秀之文化、與悠久之歷史、所陶冶而成的不可搖撼之革命精神，及其不可屈服之民族人格，且進而使我中華民國成爲了自由世界和平正義之支柱。

無如民國不幸，由於毛賊奸匪長期的反覆叛亂，四十餘年來，使我國家民族，所受的傾覆焚如之禍，愈烈愈深！今天一場反毛共，反奴役的大革命鬭爭，就又更甚於辛亥革命前夕，正在大陸上風起雲湧的展開，這就是由於我們七億人心，秉持其文化歷史之精誠大義，亦由於我們國民革命之堅持、延續、與發展，乃使毛賊自知其虐政暴力，終於毀滅，而不得不明白承認其匪黨幹部都是「滿腦子國民黨思想」！不得不承認其共軍「內部更有不少國民黨的代表人物」！而且不得不承認其「同這伙打着紅旗的國民黨打仗，比當年同國民黨武力戰鬭，還要複雜得多」了。

大家知道，毛賊的邪惡思想，不僅是完全與我中國歷史文化相背戾，且是與時代思潮相背戾，甚至到現在與其共產主義馬列思想亦背道而馳了！大家更知道，毛賊的邪惡思想，至今十九年來，從未爲中國人民所接受並絕對爲中國人民所不容！中國人民所追求嚮往的，包括共黨共軍共幹在內，就正是滿腦子的三民主義思想！今天大陸反毛運動之磅礴奮起，就非獨爲中華文化體現，而乃爲實行三民主義之顯現，非獨爲反毛而戰鬭，乃亦爲反共抗暴而戰鬭——此實爲大陸全體同胞目前所掀起的國民革命對毛賊進行總清算、總復仇、總攻擊的先戰之戰！

同胞們！我們全國軍民，今天討毛共、救國家的信念和誓願，不只是爲我中國一國興亡之大事，亦不只是爲我全國同胞生死之大事，實亦爲世界安危與全體人類禍福之大事！大家都知道，今天世界關係之複雜，與國際形勢之險惡，幾乎到達危急存亡的關頭！

而且我們深信，世界存亡問題的答案，只有從中國問題的解決上方能獲得。因爲毛共禍害，乃爲整個自由世界——尤其是亞洲各國顛覆侵略的罪魁禍首！只有這個自稱「其爲絕對的霸權」，被我們拔本塞源的剷除了，越戰才會光榮結束，韓戰也才能自然消弭於無形，惟有如此，毛共在亞洲和太平洋區滲透的、暴亂的、核子的一切威脅，才得以解除結束。

至於人類禍福問題的答案，也只有從我們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推廓與實踐上，才能獲得解決。因爲種族的天性，必然是趨向於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而免於凌礮的；民主的極致，必然是趨向於人權的一律平等而免於迫害的；民生的要求，必然是趨向於經濟的一律平等而免

於鬭爭的！只有三民主義才能真正爲人類指出這一個大同之世界的新方向、新遠景。

而這亦就是說，只有我們全國軍民同胞，效法革命先烈，犧牲奮鬥，矢以赤誠，實現三民主義，根除毛共奸賊「絕對霸權」的野心，消弭我整個民族被其窮兵黷武、侵略好戰、所遭致毀滅的浩劫，這樣，中國存亡問題解決了，才能進而解決世界安危與人類禍福的問題。

全國軍民同胞們！誰都知道，毛賊過去是以矢誓遵奉我們 國父手創的國民黨、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來做它所謂羣衆路線的幌子，煽動羣衆，誘惑黨人，以從事其背叛黨國、出賣民族的羣衆鬭爭的！

現在就它對工農羣衆來說，毛賊首先誘騙工人，說要「工人當家」「勞工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工人不僅陷於死亡的「忘我勞動」，增加了沉重的工作時間，壓榨了辛苦的血汗，反而減低了應得的工資，而且失去了勞工階級一切自由！又說農人可以「翻身分田」，「發家致富」，結果農人不僅完全失掉了他自己原本耕作的所有田地，亦失去了他自己所有耕種的工具——都被它沒收充公，至今工人農人，都在它「人民公社」當了毛賊的奴工和農奴，而且失去了每一個人自己所有溫暖的家庭！至於匪黨匪軍的高級幹部，那應該算是毛賊的「親密戰友」了，但現在却正一個個被它批鬥成爲了「紅色特權階級」，「紅色貴族階級」，變成了「老軍閥」、「土匪頭」、和「變色龍」、「小爬蟲」等「牛鬼蛇神」，說你們是「賊」，是「逆」，是派性當頭，私字作怪！要「月月檢查，就是月月挨整」！再說紅衛兵總算是毛賊毛婆——江青——新寵的「小閹將」了！但當其被利用打「權威」、打「幹部」、「造反有理」的剩餘價值一下子完了，毛賊毛婆就給你一腳踢開，指斥紅衛兵想「要做凌駕工農之上的精神貴族」，「犯了這種或者那種的錯誤」，強迫匪軍對你們「狠揪猛打」，「格殺勿論」，且唆使其早先所御用的所謂工農階級，回過頭來「佔領學校」，要來「改變學校和一切知識份子」，成爲全大陸農工對知識青年，互相殘殺的「戰場」！

這就是毛賊的所謂「工」「農」「兵」，所謂「黨」「政」「軍」「幹部」，所謂「親密戰友」，所謂「小閹將」……其所得到的，是遊街示衆，公審批鬥，乃至監禁虐待，迫害屠殺，而其所失去的，則是自己的家庭、土地、口糧、自由、和生命的悲慘下場！

今天大陸上究竟還有那一個真正工農羣衆，再願意這樣的讓毛賊當家，欺騙壓榨，把自己終日終年辛勞不休的工作與耕種所獲，掃數獻納給它，却再從它手裏，去支領那一份終日不得一飽的口糧，和終年不得蔽體的一張布票哩？

還有他那一一個幹部，那一一個戰士們，看到了那些「親密戰友」，一個個被批、被鬥、被遊街、被殺害，認爲「那是合理的，非這樣不可的」？你們大家那一個能說得上是毛賊的「親密戰友」？你想你能比那些「親密戰友」，會有更好一些的下場麼？

還有那一個青年知識份子，自以爲替毛賊「造反有理」？自以爲「奪回了權」？自以爲還是毛賊毛婆「小閹將」？而對其自己國家、歷史、文化之毀滅，無所懊悔？

大家試想，在十九年以前，大陸未被毛賊侵略蹂躪之時，你們所過的自由生活，有像今天這樣的剝削痛苦和黑暗的時候嗎？你們的人格尊嚴，有像今天這樣被下放、公審、污辱、侮蔑過嗎？你們的言論行動，有像今天這樣被剝奪自由與殘酷限制過嗎？你們每個家庭，有像今天這樣的骨肉離散孤零殘破過嗎？你們個人生命有過像今天這樣的時時遭受迫害沒有保障嗎？大陸上今天這些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浩劫悲劇，不是都由這個毛賊一手所造成的嗎？

大陸同胞們，十九年了，在毛賊暴力虐政驅使迫害之下，過的是地獄不如的生活，死活不得的日子！中正離開你們，亦已有十九年了！今雖身在復興基地，而此心此志，無時不在我大陸軍民同胞痛苦困厄的身上，亦無時無刻不在為拯救大陸痛苦同胞而殫精竭慮，焦心苦思之中，然而至今還未能達到此一救國救民，救苦救難的職責，不僅愧對同胞，且更內疚神明！因此，我亦深信大陸軍民同胞，在大家血肉之軀親受苦難的體驗當中，你們的感應亦必然是尖銳的，而且是與我心相印一樣痛憤的，你們對毛賊既在這樣痛憤絕望前途之下，相信你們都必有其自己的打算，亦一定有其自己的準備，大陸苦難的軍民同胞們，當此毛賊惡貫滿盈，衆叛親離之際乃正是它土崩瓦解解到來的時候，現在實是你們擺脫毛賊魔掌血手的最好時機，也就是大家到了救自己、救父母、救骨肉子女並以救國家、救同胞為己任的時刻了！

國父說「凡忠於中華民國者，則引為友；不忠於中華民國者，則引為敵」。我也具體的提出過「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信誓。今天我還可以更明白一些說「一切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行動，就同樣是等於打着青天白日的旗幟反毛賊僵屍的行動」！大家都知道，我們國民革命，是盡國民自己的責任，亦就是對國民盡其責任。這中間沒有地域之分，也沒有少長之別，更沒有黨派、宗教畛域之可言。凡是反對毛賊的，或者為毛賊所反對的，就都是愛國革命的！就都是站在我們國民革命這一邊的！在大陸上，任何一個反毛志士，任何一批反毛青年，就都等於是我們國民革命屹立在大陸的前哨和堡壘，而任何一支覺醒的反毛共軍部隊，和任何一個反毛的共黨組織，就更等於我們國民革命派駐在毛賊腹背周圍，扼其咽喉，一支分遣的大軍！今天我願意重複的鄭重地說，大陸上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你們有實際表現於討毛救國的軍事戰鬪行動，及時以無線電訊或其他一切方法，通報金、馬、臺、澎前線國軍，我都將派遣國民革命陸海空軍不分晝夜，立時發動馳援。尤其是對沿海各省，定可於六小時之內，到達當地增援，與你們並肩作戰，並賦予當地起義首領，以其所光復區域的行政長官之權！

同胞們！大陸革命的烽火，已經在遍地燃燒，沿海各省的革命火炬，同時在相互照耀！今天基地和海外的同胞們，就必須瞭解，討毛救國戰爭的發起日，是隨時都可到來的，亦就是完全把握在我們全國軍民同胞每一個人自己決心的上面。其絕對的時刻，雖不能預言，但我們全國軍民，自己的決心，自己的責任感，自己的準備工夫，必然是自己可以預定的！而且我們政府，在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復興基地上，更有其充分的準備，必能隨時接應你們在大陸上起義發難的軍民同胞，決不會使你們孤立無援，坐失時機的。

同胞們！今天毛賊獨夫這種瘋狂滅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暴行既已如彼，而我們大陸同胞「誓與偕亡」的萬衆心理又復如此，三民主義光輝，且正引導着七億人心，燭照着二十世紀，大家憑仗着自己民族的精誠大義，就能結合大陸、海外、志士、仁人，在討毛救國聯合陣線之中，一齊行動，分進合擊，一齊奮起，奪回自由。中正誓當追隨全國軍民同胞，竭其血誠，鞠躬盡瘁，以消滅此大逆巨奸、毛共暴政、迫害屠殺的慘禍，拯救我大陸同胞於黑暗地獄之中，還我河山，光復中華，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的使命，來告慰國父與辛亥革命起義諸先烈在天之靈。

現在我們來齊聲高呼：

討毛救國勝利成功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迎接光輝燦爛的十月

我們在臺灣迎接這光輝燦爛的十月，已是十九個年頭，在這十九年中，舉國上下雖然都在憂患中過活，但也無人不在努力遵行國策，企圖創造一個新局面。十數年來人民託庇政府建設的成就，生活安定，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確都享受着豐衣足食，自由民主的幸福。不過面對這擾攘不安的世界和大陸共匪分崩離析的局面，既令人鼓舞，也令人惕勵！

十九年前一股國際姑息主義的逆流和國際共黨間諜，乘我抗戰勝利後疲敝之餘，助長毛賊奸匪的叛亂，更在俄帝陰謀支持下，成立了殃民禍國的偽政權。可是正因為它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在思想和行為上的乖謬，它竟無可挽救地自陷於矛盾鬥爭和自絕於民衆的狀態。而我中華民國，乃爲我 國父和諸先烈，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下，推翻滿清專制政體，絕不像共匪假扶助少數民族之名，以行「種族滅絕」之實；在民權一律平等的原則下，給予全體人民以法律所賦給的權利，絕不像共匪以無產階級貴族自居，視他人如奴隸仇讐，可以隨意清算鬥爭與殺戮；在經濟平等的原則下，實行民生主義，絕不同於共匪的收奪生產手段，據爲階級獨裁的工具。 國父的理想，經半世紀有餘的考驗和在臺灣十九年間的身體力行，已使三民主義的光輝照耀於全世界，它不獨證明了共產主義的謬妄，也證明了資本主義同是此路不通。關於這一點，從並世各國的政經組織和共產匪幫的自相矛盾，已可充分證明而有餘了。

大陸共匪前以「三面紅旗」暴政徹底失敗，內部發生分裂繼乃置千萬青年學業於不顧，組織紅衛兵，用於清除異己，公開宣言「造反有理」，實行奪權鬭爭，致使全國百業停廢，人之生命財產悉聽狂徒任意蹂躪，現在利用已畢，功狗立遭殘酷屠殺，依目前情勢，匪偽政權確已步入割據與火拼的階段，大規模屠殺正方興未艾，任何力量決無法再予遏阻。毛匪製造國內禍亂之不足，更不憚民窮財盡，大力支援越共叛亂，擾亂亞洲和平。

反觀我國，十九年來的土地改革成果，已爲舉世所推崇，農業既在增產，工業也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的收入更滋潤着國民生活，全體呈現一片繁榮氣象。由於國家建設的需要和國民知識水準的提高，自本學期起將國民教育延長爲九年，這與共匪的破壞教育，迫害學生的暴行，恰成一強烈對比。五十七年來，由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行，國人明禮尚義的風氣日益加強，更由於海外討毛救國聯合戰線的組成，而使海內外同胞團結成爲一個堅強的反共力量，

現當双十佳節來臨，反映在我們眼簾的是一片祥和，四海歸心，這和共匪爲慶的落寞情形一加對照，便可知人心之趨向了！

隨着双十佳節的光輝籠罩着大地，臺灣光復節和 蔣總統華誕，也來到了人間。沒有中華民國的創造和努力，臺灣便不會光復，沒有 蔣總統的英明領導，國家的建設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也不會有當前這樣被舉世所推崇。所以當我們歡欣鼓舞地慶祝這幾個意義重大的節日，我們首先必須竭誠擁戴這爲民所有、爲民所治和爲民所享的政府、以及繼承 國父遺志、爲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爲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和反共抗俄而戰鬥的 蔣總統。

我們都知道臺灣爲中國人民反共復國之基地，也是大陸鐵幕內被奴役中國人民重獲自由之希望所寄託。換言之，亞洲共禍之遏阻和消滅，以及使亞洲國家獲致安全保障，中華民國都負有主要任務。誠如 蔣總統所說，「世界問題的重心在亞洲，而亞洲問題的中心尤在中國」，而據我們觀察，唯有我 蔣總統才能負荷解決此一重要問題之神聖使命。現當舉國慶祝國慶，迎接光復節和 總統華誕之日，我們唯一祝禱的事情，當然是國基永固、國運昌隆，和總統的萬壽有如山河之永固和日月之永恒，但是我們應如何服從他的領導，響應他的號召，方能表達我們的赤誠愛戴於萬一？我想唯有在一切工作領域中真正能做到 總統所提示的「知恥、知病」、「求新、求行」。才能有其意義。大家如果真能腳踏實地地把政府付給公教人員的任務，切實實行，把一個國民對國家所應盡的責任完全做到，我想這比任何慶祝還要來得實際。如果人人都能這樣做，那才真正達到了 總統所昭示的「大家到了救自己、救父母、救骨肉子女並以救國家、救同胞爲己任的時刻了！」

我們邊疆各民族飽受俄帝和共匪的侵略與壓迫，當此十月光輝慶典的日子，我們對政府的政策和 總統的領導表示熱烈的擁護，因爲我們相信唯有竭誠擁護 總統所領導下的政府，才能打倒敵人、解救自己。在當前我們全國同胞的共同敵人既然是共產主義和共匪，因此我們必須一本 總統「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昭示去奮鬥。在我們反共復國的革命行動中，彼此間絕「沒有地域之分，也沒有少長之別，更沒有黨派、宗教畛域之可言！」大家如果這樣做，那才真正符合祝壽的要求，更符合壽人壽國的意思了！在此我們高呼：

中華民國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蔣總統萬歲！

蒙古的地、物、兵

(mongol un tariya yaguma jebsek)

趙尺子

一月牙地以北的地貌

內外蒙古地處高原，海拔五千公尺到一千公尺。除青海盟旗、伊克昭盟和歸化土默特特別旗之外，都被西東走向的山脈所阻隔：布特哈部、呼倫貝爾部和伊克明安特別旗阻於內興安嶺（*enine sinan agoia* 南虛泥阿爾陵）以西；哲里木盟、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阻於松嶺山脈以北；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達里岡窪牧場和烏蘭察布盟阻於陰山（*tekin sina* 天三虛泥）山脈以北；阿拉善特別旗、額濟納特別旗阻於賀蘭山（*haran sina* 黑驢虛泥）以西及龍首山以北；巴圖塞特奇勒盟、烏納恩素珠克圖盟和青塞特奇勒圖盟阻於天山（*tekin sina* 天三虛泥）以北。試將天山、龍首山、賀蘭山、陰山、松嶺山和內興安嶺連成一線，則在此線之南形成一個月牙地，向北對心臟地的外蒙古成半圓形的包圍。

弧形外面通稱蒙古高原，氣候嚴厲，日暖夜冰，暴雨至時，水沒沙中，蒸發很快，故流水甚少，而鹽池頗多。狂風起時，則飛沙走石，其細灰粉為風所揚，移殖嶺南。不能改走的石礫（*sil*），堆集在第三紀上部的岩石或者老一點的第三紀地層之上，漢朝稱之為瀚海，蒙人稱之為莫定（*gobi* 戈壁）。旅行者若從博克圖（內興安嶺）進入呼倫貝爾部，或從張家口進入察哈爾部，或從吳公壩（歸綏北）進入烏蘭察布盟，則蒙古高原歷歷在目，出乎你幼時所讀的「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的意想之外，而獲有野曠天低，前途平坦的快感。若佇立興安嶺、松嶺、張家口古長城上，吳公壩上、賀蘭山口，向東、南遠眺，便有居高臨下的感覺。春秋時代稱呼住在蒙古高原上的夏朝遺民為 *sinan ingen* 即虛泥人兒，譯意兼譯音為山（*si*）戎（*ir*），又譯音為匈奴（*sina*），大約出於欣羨他們這種高屋建瓴的局勢罷！

蒙古高原上隨地遺留着石器，例如興安嶺上的石社（*sil stine* 石礫社土，土念牡），高二十餘丈，上為◇形，下為□形，◇形立於□形之上，氣魄偉大，令人興嘆，這正是殷文（*社*）的原形。西洋學者稱之為「大石文化」。呼倫貝爾、多倫諾爾、翁金河直到烏布沙泊，遍佈着中早期的新石器，石刀（*sil itin* 石礫刀）、石斧（*sil stine* 石礫斧）、石杵、石紡輪，俯拾即是，和榆林的晚期新石斧及殷周銅斧比較，的確是同一文化造型。湖邊河岸零星張蓋着蒙古包（*barsa* 度廬廐），由遠處寫真便成「形」，所謂「夏屋兩下」者依稀猶存。度廬廐又名 *ger*，殷周文寫成家寮。家從「子」，家（*gahai* 亥多）聲即該省聲：寮從「寮」（*burhianui* 票火寮）聲。漢譯寫廬。家有門（*morahui* 門廬），「父子乃同穹廬而卧」（匈奴傳）。山谷河岸時見

牛（*uniye*）、羊（*imaga* 羊莧羔）、馬（*mori* 馬駱）、駝（*toroo* 駱駝）。獾（*nobai*）守羣，牧人唱歌（*jichige* 劇曲歌），誠然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游牧文化。

二 蒙古的天然寶庫

但游牧文化只是表層；地下却蘊藏着近代文化的豐富資源。

一、煤礦

- (1) 布特哈巴彥旗甘河炭礦；
- (2) 昭烏達盟扎魯特右旗炭礦；
- (3) 呼倫貝爾的扎賚諾爾，（有名的「扎賚諾爾蒙古人」人頭化石便出土於此），埋藏量約七千萬噸；
- (4) 卓索圖盟土默特左旗的阜新和新邱炭礦，埋藏量約為二十二億噸；
- (5) 卓索圖盟土默特中旗的北票炭礦，埋藏量為九千萬至二億五千萬噸；
- (6) 烏蘭察布盟五當召的大青山炭礦，埋藏量約一億餘噸；
- (7) 錫林郭勒盟的貝子廟，烏珠穆沁和浩齊特炭礦；
- (8) 伊克昭盟的準格爾旗和鄂托克旗炭礦，尤其郡王旗的煨炭，火力極強。

以上是內蒙古的煤礦。據丁龍驤氏「中國地形」一書估計，內蒙煤礦共為一百二十億公噸。至於外蒙古煤礦，已發現並開採者，計有四處：

- (1) 庫倫東南三十公里的那刺海，民國二十八年的年產量為十二萬九千噸；由庫倫到阿拉坦布拉克中途的烏勒木臺也有煤和鐵的礦藏；
- (2) 外蒙古東部的巴彥圖門煤礦；
- (3) 科布多的巴圖爾哈拉汗煤礦；
- (4) 庫蘇古爾的德勒格爾泊羅煤礦。

外蒙古的上疆鮮卑利亞計有煤礦五處：

- (1) 布里雅特的貝加爾湖煤礦，埋藏量約一億四千萬噸；
- (2) 布里雅特的烏德南方十二公里處有煤，埋藏量約一億五千萬噸；
- (3) 烏蘭烏德東方一百八十公里的塔爾巴哈臺煤礦，埋藏量約一億四千萬噸；
- (4) 烏蘭烏德南方一百十八公里的古西諾愛湖煤礦，埋藏量約六億噸；

(5) 唐努烏梁海諸山中多有煤礦。

二、鐵礦：

(1) 呼倫貝爾部吉拉林河口的察干山、烏蘭布拉克和烏蘭河及達呼爾河兩河之間，都有鐵礦；

(2) 烏蘭察布盟達爾汗旗的巴彥博鐵礦，埋藏量約為三千四百萬噸；

(3) 包頭東北的大青山中有鐵礦，淪陷期間，日人曾經開採。

以上是內蒙古的鐵礦。鐵在蒙文為 *temür*，周秦文寫為鐵銀鏤，鏤字見於禹貢，證明中國夏朝已入鐵器時代。蒙文 *sunu* (鐵箭) 寫成漢文銃銀：都足證明周秦時的匈奴人也知用鐵。以下是外蒙古的鐵礦：

(1) 烏勒木臺鐵礦；

(2) 唐努烏梁海西南部的肯木奇克河鐵礦。

外蒙古的上疆鮮卑利亞有鐵礦三處：

(1) 布里雅特的漢達該山鐵礦，埋藏量約六十四萬噸；

(2) 布里雅特的鄂爾渾鐵礦；

(3) 布里雅特的固爾冰山鐵礦。

三、金礦：

(1) 呼倫貝爾部的奇乾金場，民國三年產量曾達一七・〇〇〇公斤；

(2) 呼倫貝爾吉拉林金場，民國十七年至民國二十年間曾產金約二・〇五五公斤；

(3) 布特哈部巴彥旗和黑龍江省交界的余慶沟金廠，民國三十四年一月至八月間曾產金一五三・五八一噸。

以上是內蒙古的金礦。金在蒙文為 *altan*，殷周文寫為鎡鈹釘，荀子儒效：「千盜之寶」，韓非子五蠹：「鑠金百鎰」，漢書食貨志：「黃金以益為名」；說文：「鏤，黃金之美者」，爾雅釋宮：「黃金謂之鏤(釘)，其美者謂之鏤」，說文：「釘，鏤鉞黃金」；*altan* 一字分化為鎡鈹釘(鏤)四個字，證明中國夏殷朝已用黃金。以下是外蒙古的金礦：

(1) 土謝圖汗部的巴圖爾貝勒旗；

(2) 三音諾顏汗部的百德勒河；

(3) 庫蘇古爾湖東方附近河流地方，有外蒙古最大的金礦；

(4) 恰克圖的召莫多；

(5) 阿爾泰山就是鎡鈹釘山(*altan sina*)，本為黃金山，自從有這個名詞的夏朝時代便知山上富有金礦，並產白金；

(6) 色楞格、肯特、阿爾杭愛、厄布杭、烏布蘇諾爾也多金砂，用土法開採；

(7) 唐努烏梁海境內的陶吉、薩爾吉克、巴彥哈克吉、達布蘇、烏蘇五處都有金礦，由俄人開採。

至於外蒙古的上疆布里雅特，亦有金礦：

(1) 本都胡斯克金礦，由俄人開採。

俄國人東侵的口號便是「鮮卑利亞的地底下都是黃金」。此外，蒙古高原也有銀、鉛、銅、雲母、石棉、螢石、水晶、玉石、曹達、鹽等礦產；並產石油；

(1) 阜新油礦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出油；

(2) 外蒙古庫倫的那拉海石油礦；

(3) 外蒙古的巴彥圖門油礦；

(4) 阿爾泰山油礦。

上面所列是內外蒙古的礦產，都是近代文化的必需品。若想使蒙古近代化，必須從俄帝和共奸手中收回這些礦產，以國家和華僑的實力予以開發。

三 蒙古的畜產

其次是畜產。內外蒙古的畜產，在匈奴時代一次可以動員「四十萬騎」，馬牛羊均以「谷」計數。現在業已少得可憐。民國三十四年日人對西部三盟一旗的馬匹等曾有調查發表：

種類	地區	錫林格勒盟	烏蘭察布盟	察哈爾及土默特	合計
馬		一五七・八一六	三九・七二七	五二・四六六	二五〇・〇〇九
牛		一九八・一〇四	三五・二四六	一一四・五一九	三四七・八六九
羊		八四・〇七七	二六九・二八一	二二三・四三一	三〇六・七八九
山羊		二八八・七七四	一三七・七四三	九一・一〇四	五一七・六八八
駱駝		一四・三六四			二四・三六四
合計		一・四八三・二三五	四八一・九九七	四八一・五一七	二・四四六・六四九

上表引自扎奇斯欽教授所著「蒙古之今昔」，據云：「實際的數字，可能大出十分之二。再加伊克昭盟七旗的約數為五十萬頭，因此西部內蒙可能有三百五十萬家畜。」

扎奇教授原書引用日人對東部蒙古的畜產調查如下：

種類	地區
馬	東 部 蒙 古
牛	一九三・〇〇〇
羊	五四七・四八二
山羊	一・二二五・四六七
駱 駝	二四六・四八六
合 計	九・五一九
	二・四二五・九三九

外蒙古畜產數目如下：

種類	年 度
馬	一九三八
牛	四・〇〇八・〇九六
羊	六・二二四・五八三
山羊	一三・九七六・七〇五
駱 駝	九一五・七六六
合 計	二五・一一五・三七六
	一九三九
	二・三八七・九〇〇
	二・八七四・七〇〇
	二一・四四七・四〇〇
	六六〇・六〇〇
	二七・三七〇・六〇〇

德俄戰爭期間，外蒙古傀儡薩巴桑奉獻俄國六〇・〇〇〇匹馬，羊皮大衣四七・〇〇〇件，皮夾克五一・〇〇〇件，毛氈靴六〇・〇〇〇雙。這是華特・柯拉茲的「蘇俄遠東民族」所紀錄的數字；另據達林「蘇俄與遠東」的說法，則為馬六十萬匹。

就整個北方而言，蒙古的馬是內輸出的大宗貨物；東北、西北、華北農村若缺乏蒙古馬，便成為秧歌王朝的「人耕世界」。

總之，蒙古在物質上是相當豐饒的。倘能開發，不只富民，而且富國。可惜被俄帝和毛奸所壟斷了。

四 外蒙古和鮮卑利亞有多少人？

蒙古心臟地（外蒙古）上究竟有多少人口？據一九四五年庫倫政權調查公佈為一・〇〇八・五〇〇人，其中包括俄人等約九〇・〇〇〇人；據吳鶴齡氏

估計為一・二〇〇・〇〇〇。若按外蒙古現有三二二個佐領（Sumu 鈹銀，意為鐵箭）而每一佐領應有士兵二百五十人（清制）計之，則為八〇・五〇〇名。故外蒙古最大的兵源不應超過這個數字。

但在蒙古心臟地的右疆和上疆即俄國（包括鮮卑利亞和中西）之內，蒙古人包括滿洲、維吾在內的人口却超過外蒙古幾乎十倍。這是關心蒙古問題的漢人士必須注意的一樁大事。現列表並加說明於后：

俄境的蒙滿維族人口表

韃靼人	二九・〇〇〇	純蒙古人又譯塔塔爾人
卡扎克人	三・九六八・〇〇〇	又譯哈扎克
吉卜賽人	六一・〇〇〇	清朝由東北移防新疆後逃入俄境
克里米亞韃靼人	一八〇・〇〇〇	俄人以爲突厥
巴什喀什人	七二四・〇〇〇	鮮卑人
米凡須人	一・一一七・〇〇〇	俄人以爲東北突厥
富提亞克人	五〇四・〇〇〇	
柏爾姆人	一四九・〇〇〇	又譯貝加爾人
保加利人	一一一・〇〇〇	
惠波人	三三・〇〇〇	
莫爾達維亞人	二七九・〇〇〇	
吉爾吉斯人	七六三・〇〇〇	俄人以爲東北突厥
喀山韃靼人	二・九一七・〇〇〇	俄人以爲東北突厥
米薩人	二四三・〇〇〇	同上
鐵提亞人	二七・〇〇〇	同上
馬里人	四二八・〇〇〇	又譯科密人
齊賴安人	二二七・〇〇〇	俄人以爲東北突厥
畢舍曼人	一〇・〇〇〇	
莫德瓦人	一・三四〇・〇〇〇	
卡爾穆克人 （新疆土爾其特人）	一二九・〇〇〇	原爲新疆土爾其特，逃入俄境，五十二年雙十節有代表來臺。

新別克人	一一・〇〇〇
卡柯人	四六・〇〇〇
雅庫特人	三一・〇〇〇
俄斯提人	二二・〇〇〇
東胡人(鮮卑人)	三八・〇〇〇
科拉克人	七・〇〇〇
克里米亞人	一五・〇〇〇
新韃靼人(瓦爾加下游)	三六・〇〇〇
布里雅人	二三八・〇〇〇
弗哥爾人	六・〇〇〇
薩滿人	一五・〇〇〇
朱克次克人	一二・〇〇〇
大理須人	七七・〇〇〇
卡拉夏人	五五・〇〇〇
烏孜別克人	三・九〇五・〇〇〇
頭曼人	七六〇・〇〇〇
達蘭察人	五三・〇〇〇
月該爾人	四三・〇〇〇
依蘭(滿洲三姓人)	九・〇〇〇
阿爾泰人(瓦刺人)	四一・〇〇〇
葉志德人	一五・〇〇〇
拉克人	四〇・〇〇〇
卡拉卡巴人	一四六・〇〇〇
塔什(大食)人	九七九・〇〇〇
吉察克人	三四・〇〇〇
庫拉瑪人	五〇・〇〇〇

俄人以爲東北突厥
同上

又譯薩茂耶人

俄人以爲東南突厥，實即月氏人。
在新疆省名維吾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俄人以爲東北突厥

俄人以爲東南突厥

同上

同上

東干人(漢回) 一五・〇〇〇

同上

巴魯齊人 一〇・〇〇〇

同上

索倫人(滿洲) 一三・〇〇〇

俄人以爲突厥

堪察加人(愛斯吉摩人) 四・〇〇〇

達金人 一〇九・〇〇〇

共計 一九・九六五・〇〇〇

上表係二次大戰後俄國官方數字，載於一九五一年俄國年鑑。原書尚列有所謂高加索人和戰後合併的東芬蘭及拉特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高加索人如卡巴達人、布加爾人、俄斯坦人、固古須人、卡拉爾人、色加西亞人、車臣人、阿瓦爾人、庫來克人、達巴撒蘭人、列斯該恩人、大部份係黃白混血人，雖然也說烏拉阿爾泰語(與蒙滿維語同一語族)；但嚴格言之不能列入蒙滿維系，故本表未予列入。東勞蘭人亦說烏拉阿爾泰語，但因他們從匈奴族分出已二千餘年，故本表亦未列入。拉、立、愛本爲三個獨立國，不應列入俄籍，本表亦予剔除。除此之外，這一千九百九十六萬五千人都是匈奴、鮮卑、突厥、維吾(畏吾)、蒙古的遺民，於公元前二千餘年迄元朝時代自然地移住今俄境以內，而隨着欽察汗國、伊兒汗國的滅亡及鮮卑利亞、外興安嶺、中央亞細亞之被侵、淪爲俄羅斯的奴隸。其中除突厥爲黃白混血種可稱爲夏人的外甥之外，均爲夏朝的殖民，迄至仍說烏拉阿爾泰語即夏殷語，從歷史和民族的觀點，今後我們不可不知他們的來源和命運；故本表全予列入。

由於這一千九百餘萬人不是白種的俄人，而且還能保存一部份蒙、滿、回語，自然會發生民族主義。如果外蒙古、布里雅、哈扎克、烏孜(月氏)別克一日獨立，必會發生連鎖反應。這一點是俄人所熟知，也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五 內蒙古有多少人？

反觀內蒙古，據張與唐氏估計，約爲：

內蒙古人口表

哲里木盟	四四一・三二三
呼倫貝爾部	一九・九八九
達斡爾	二四・六二二
依克明安特別旗	一・八二〇
東北盟部旗外(住各省內)	一三三・七一

卓索圖盟

二六六·六四二

昭烏達盟

一七五·四三八

熱河省內盟旗境外

八·〇九九

錫林郭勒盟

三六·八〇〇

察哈爾盟

四五·〇〇〇

烏蘭察布盟

五八·一〇〇

伊克昭盟

一一·二八六

土默特特別旗

六〇·四三六

歸北設治局

二〇·〇〇〇

阿拉善特別旗

一六·〇〇〇

額濟納特別旗

九四二

青海盟

一三六·八〇〇

青塞特奇勒圖盟

三〇〇·〇〇〇

共計

一·八六七·五五一

內外蒙古合計約為三百萬人弱（吳鶴齡氏估計共為四百萬人）；加上俄境內的一千九百餘萬（含滿、維人）約為二千二百至三百萬人。蒙古人士對於這個數字似應特別注意；解放這些蒙古人應是諸位的真正工作。

六 感慨話旗兵

清朝所定盟旗制度，仿自滿洲的旗制，每旗為一軍事單位，類似今天的團管區，扎薩克類似團管區司令；每盟置備兵扎薩克一人，統領全盟各旗的民兵，類似師管區司令。扎薩克以下的協理、章京、梅林類似參謀長、參謀、行政、後勤人員，參領、佐領類似營連長，為實際帶兵官。旗下壯丁三名備鎧甲一付。遇有徵調，一半出征，一半留守。平時則各安游牧，不給薪餉，就是被召入伍也自備給養。若編為正式旗兵，始由朝廷發餉補給。

在編組上，二百五十丁為一佐領（毓鋹），其中五十丁為常備兵額。合若干佐領為一旗。各旗兵額不等，視佐領多寡就是根據人口多寡而定。每一佐領統驍騎校六員，驍騎校各統催領六員，驍騎三百名；故自扎薩克到士兵人數共

為三百五十四員名。清制內蒙各盟旗兵額共為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名，外蒙各盟旗兵額共為九千七百一十名。

清末，訓練新軍以來，蒙旗兵制無形解體；一方面又因近代武器日新月異，當時的弓矢、鳥槍早已落伍，盟旗本身也不注意這種兵制了。各旗扎薩克競購新式步槍，先後依照小站兵制，編組旗兵。民國以後，備兵扎薩克（盟長）奉命改稱盟保安長官，各旗民兵一律改稱保安隊。但槍械破舊不堪，服裝不整，有的頭戴軍帽，身穿右衽長袍，腰繫布帶，有的頭戴呢帽，身穿軍服，都掛着子彈帶，背着步槍，真是令人失笑。滿蒙語兵為 *chirik*（土吏），清朝譯音「吃糧」，滿洲生一男孩，便有四兩紋銀的糧可吃；但蒙旗士兵都沒有「糧吃」。惟蒙人仍願自備槍械、馬匹、服裝、給養，在旗下補一名兵，以便在牧人（蒙）農人（漢）面前躍武揚威，混出全家族的生活費來。

上述內蒙人口既然約為三百萬弱，減去生產者（牧人、工人、農人）和不生產者（老幼）及婦女，壯丁不致超過一百萬。若按體檢標準，檢查這一百萬壯丁，恐怕及格者不會超過三十萬人。若然，內蒙可用的壯丁約為三十萬，外蒙約為八萬。就這一點觀之，無論由月牙地包圍心臟地，或由心臟地突破月牙地，都需要「背後地」的大力支援。俄國人懂得此道，所以已將外蒙壯丁編練成軍，經常用以進窺內蒙。

徵稿啓事

本社徵求歷代名人治邊政策及其生平事蹟，如能作比較研究更所歡迎。文字限語體，以六千字左右為佳，圖片另外計酬。

中國邊政雜誌社啓

邊政漫談 (二)

許占魁

三、中國民族的分與合

(一) 對民族有關名詞的辨識

民族一詞，在一般人的觀念上，從它的同義字中最容易發生混淆不清，如種族、家族、氏族、宗族、民族、國族……等等，這些名詞有的可以通用，有的意義雖然不同，但尚無明顯的界限。所以在從事研究與處理公務上，必然會感到困擾。茲就個人研讀書刊的心得，對此略為辨識，請作參考，或有解釋不當之處，尚祈惠予教正。

「種族」(Race)：係指「生物遺傳」的血緣關係，體質人類學者所據以區分人類種族的準則有：頭型、髮色與髮狀、眼色、鼻型、身材等；近半世紀以來，還有就「血型」(Blood type)的不同，以分別種族的「血統」者，如所謂「尼革羅」(Negro) 此字涵義為黑色，便用做黑膚色非洲人的種族稱號。

「家族」(Family)：人類學者說家族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家族包括所有親屬而言，狹義的家族只是「包含兩親與子女的簡單社會團體」。所以家族是根源於血緣關係的社會團體之一種，是最為普遍而且一致的。嗣後由於「家族」人口增加，族繁則不能彼此相識，乃結圖騰社會以示區別，因而產生「氏族」的觀念。

「氏族」(Clan)：氏族是較大於家族的團體，為空泛的東西，不過是一個名稱。人類學者謂它有四種特性：(1)所包含的個人一部分由於真的血緣，一部分由於假定的血緣。(2)是遺傳的，個人生而屬於氏族。(3)是單面的，即只計一方的世系，如父系或母系。(4)有氏族名稱。例如黃帝有熊氏，有的學者認為「熊」乃黃帝氏族的圖騰，並從而推測黃帝一族居住於山嶽地帶，而屬於遊牧民族的一支。

「宗族」或作「部族」(Tribe)：宗族為「同族之人也」，可以說是氏族的再擴大，在我們這個國家所謂宗族的觀念，恐怕是來自周代的「宗法制度」，此項制度的內容，規定天子與諸侯的君統，和卿大夫與士的宗統，皆以傳嫡長子為原則。其他嫡子和庶子則只有分封或分居的辦法，就稱為別子，而自為開宗。同時周朝又提倡一種婚姻政策，規定天子和異姓諸侯，諸侯和異姓諸侯，和大夫等，各方面通婚的辦法，如此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彼此都有親戚的關係，自然在血統和文化上，容易有所融合。

「民族」(Nation)：談到民族的定義、來源、構成因素，真是研究者

衆，說法亦多，國父孫中山先生給民族所下的定義是：「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又說：「造成種族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大的力是語言，第四個力是宗教，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我們研究很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的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國族」(Nationality)：國父孫中山先生有民族即國族之說：「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至於說到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又說：「要恢復民族地位，……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處於甚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說民族的來源，是先由種族演進為家族，進而擴大至氏族，而宗族而民族的階梯發展而來，其目的在保與養。然後由於生活條件、自然環境、經濟活動、姻親關係和戰爭結果等原因，而使許多小的民族結合成一個大的民族，或由一個大的民族而分裂成許多小的民族。這些民族又基於政治與經濟之目的和動機，而組成一個國家。

(二) 中國民族同為蒙古利亞種人——黃種人

歷史的成因，當以種族與地理為原素。種族者，歷史之所恃以結合；地理者，又歷史之所藉以發生者。因而先談中國的種族，並以政治論點為歸宿，以請教於國人。

民國三十九(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發表種族問題聲明，其第一項會謂：據現代人種學者或體質人類學者研究的結果，認為世界人類只有一種，一切的人皆屬於同一的 *Homo Sapiens* 種，至於各個不同的人羣間現存的差異，乃是由於「分化的演變因素」之作用形成的。另外，有些人類學者也應用演進論來解釋人類分種的原因：以為人類原出一祖，其後因適應自然的環境而漸漸發生歧異，例如人類膚色的不同，是由於氣候的影響，故在熱帶的較黑而在寒帶的較白；軀幹的高矮也視乎生活環境而有異，生活不良的不能增加體高；潤鼻與大鼻孔的民族常在濕熱的地方，反之，住在

寒燥地方的人，則鼻常狹，鼻孔常較小，以便保留體內的熱氣。

其次該報告第七項又說明，目前大多數人類學者都同意將現代人類較大部份分為三大系（此外，人類學者採用所謂三分法的尚有：勃洛卡 Broca、托皮那 Topnard、屈費耳 Cuvier、佛勞爾 Flower 等。）：(1) 蒙古人系 (Mongoloid division)，即俗稱的黃種人。(2) 尼格羅人系 (Negroid division)，即俗稱的黑種人。(3) 高加索人系 (Caucasoid division)，即俗稱的白種人。

蒙古利亞種人即俗稱的黃人 (Yellow Race)，論其範圍，學者意見又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從狹義是僅指亞洲大陸蒙古利亞種本支，從廣義則含有所謂樓種的馬來種與紅種的美洲印第安人。蒙古利亞種又可分為南北二系：(1) 北方蒙古利亞種分佈的地域：東自日本西抵拉伯蘭，北自北冰洋南至長城及崑崙山，此外有鹹海及裏海盆地，伊蘭高原，小亞細亞，東俄羅斯，巴爾幹半島，萊因河下游各一部分。(2) 南部蒙古利亞種分佈的地域，西藏喜馬拉雅山南坡，印度支那至克拉地峽「在馬來半島中腰」，中華民國本部，臺灣，馬來西亞一部分。

談到蒙古利亞種人的發祥地，過去可謂議論紛紛，其中最主要的有二說：一主「北方說」，如古克斯頓 (L. H. D. Buxton) 等，一主「西藏說」，如欽氏 (A. H. Keane) 和于華微 (Ch. De. Ujfalvy)。但是，自民國十八（一九二九）年，在北京附近房山縣周口店發現原始人遺骨，經研究認為係介乎人與猿之間的一種原始型人類祖先，學者稱為中國猿人北京種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或簡稱北京人。因此有些學者從此推想，蒙古種人的進化史，完全是在東亞這一區域完成的。嗣後又在周口店的山頂洞發現「上洞老人」(Upper Cave Man)，在內蒙古察哈爾盟（亦即察哈爾省宣化縣），陝西榆林縣寧夏的水東溝內蒙古呼倫貝爾部的海拉爾（亦即興安省地區）等處，既有舊石器時代遺蹟的發現，在河南渾池縣仰韶村，甘肅洮河寧定，山西夏縣西陰村，河南安陽濬縣，山東歷城龍山鎮等地，又陸續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遺蹟。於是推斷蒙古利亞種——黃種的中國人，乃發源於中國本土，而不是後代從其他地方所遷移來的。

(三) 中國民族的分立

蒙古利亞種——黃種人在中國本土「生生不息」，經過若干萬年（數萬年或數十萬年）的進化，由於各為適應其不同的生活環境，各別分途發展及分地而居的關係，於是本屬同源的種族，乃逐漸建立分支，形成差異的族名。蓋以當初人類取得食物的方法是隨環境而不同，居於山嶽地帶者，以獵取野獸

目 錄

蔣總統五十七年國慶告全國同胞書	本社
迎接光輝燦爛的十月	趙尺子
蒙古的地、物、兵	許占魁
邊政漫談 (二)	虞怡
七洲洋	烏尼吾爾塔譯
清朝對蒙政策之研究	袁國藩
十三世紀蒙古馬之訓練及其對蒙古帝國之貢獻	宋念慈譯
回鶻部族之西域轉住	蔣和聲
中共劫掠西藏的寶藏 (轉載)	素心
論捷克的悲劇	梅濟民
瀚海風光 (轉載)	
今日西藏慘象	
總統對國民教育之指示	
總統對國民中學開學訓詞	

爲生，以後漸知將吃不完的野獸飼養起來，而變爲游牧民；居於草原地帶者以採取植物爲生，以後漸知將植物栽培起來以事儲備，而變爲農耕民，於是游牧與農耕成爲人類生活的兩大方式。依歷史所載，代表游牧民的爲太皞伏羲氏，代表農耕民的爲炎帝神農氏。有學者考證謂伏羲與神農不是人名，而是兩個氏族的名稱，據帝王世紀所說，伏羲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世界上當然不會有如此般的人，所以可說這是兩個氏族的圖騰。漢書謂太皞「作罔罟，以佃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從而可知伏羲氏爲游牧民之集團，神農氏爲農耕民之集團。

最初兩個或者很多個生活不同的氏族，有游牧的，有農耕的，各在各地帶過其安靜和平的生活，其後由於人口繁殖，生活需要增加，游牧及農耕兩個氏族集團，乃由擴張而接觸而發生戰爭。戰爭的結果，勝利歸屬於伏羲氏游牧民集團的黃帝有熊氏，「熊」當爲黃帝游牧民氏族的圖騰。史記黃帝本紀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黃帝勝利後被擁戴爲天子（其實是各氏族部落的霸主），於是產生原始國家。史記又稱：「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所謂萬國固然形容國家之多，其實不是國家，而爲多數個氏族部落。

黃帝的游牧民集團戰勝農耕民後，散居在農耕民之間，成爲統治者，不必

七

洲

洋

邊疆一詞，涵有兩義，即陸疆與海疆是。目前國人所注意之邊疆問題，似僅趨重於陸疆，對於海疆，興趣不濃，所以一遇問題發生，應付便感困難。

我國海患，至明而烈，所以在其時對海研究非常認真，如胡宗憲之籌海圖編，茅元儀之武備志等，都應時而成。迨至清初，有陳倫炯著海國聞見錄，有魏默深輯海國圖志，望名思義，亦均與海事有關。至近代之所以忽略，實因海權不振及航海事業之衰落有以致之。今後欲固海疆，欲振海權，欲發展航海事業，則應提倡海疆研究，顯屬首要之圖。

嘗考三國孫權時呂岱任交廣刺史，曾遣其從事渡海到扶南等國，南宜國化，此所渡之海，即後漢書與梁書中所稱之漲海。此一海名，屢見載籍。迨至明

爲生活問題而孜孜勞動，乃得將其力量貢獻於精神活動，因而負起創造文化之責。由黃帝數傳至堯舜，尙書堯典仍謂：「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所謂萬邦亦如前述的萬國，是形容那時氏族部落之多。恰巧在舜時發生洪水之災，一方面各氏族部落爲逃避洪水，遷徙移動，向四方更遠更安全的地帶求發展；一方面留在原地帶的各氏族部落，因治水是巨大艱難的工作，須由一個中央機關定下計劃，每個部落均願犧牲個別利益，顧全全體利益，然後才會成功，於是部落遂將一部分權力交付中央，中央官制與權力當更見加強。

大禹治水成功，天事已得解決。中央政府將其精力從事各種建設，國家組織與文化當更爲進步。大禹崩後，各氏族部落以大禹有功於民人，乃如史記夏本紀所載：「諸侯皆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帝位由選舉爲傳子，從此開始中國數千年來世襲帝政之制。到了漢朝，再由於實行宗法和封建制度。詩經所謂「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建立，因而對中原四周的各氏族，積漸視爲「化外之民」，而如禮記王制篇所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未完待續。）

虞 怡

末清初，有愛國詩人屈大均，撰廣東新語一書，於其卷四水語中，專志有漲海一條，曰：「萬州城東外洋，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蓋天地所設，以隄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漲海。」又曰：「後漢書云，交趾七郡獻貢，皆從漲海出入。」此漲海究指今之何處？據荷法學者之考證，斷三世紀時之漲海，即九世紀前後之南海，而此時南海之範圍，則約止於赤道；不過在占城附近者，別稱占城海（Zee Van champa），介婆羅洲與馬來半島之間者，別稱軍突弄海（Zee Van Kadarang）而已。要之，皆南海之一部也。若據屈氏之說，則漲海之範圍，應以長沙石塘爲限，且應介海南島與長沙石塘之間，故遠比歐人所證者爲小。質言之，屈氏之漲海，僅佔昔稱南海今稱南中國海較北之一部

，而純爲我國之領海，亦即今日渡海赴南洋之華僑所熟知之七洲洋也。

檢近代地圖，知約位東經一百一十與一百十五度間，北緯十六至十七度間，有一羣洲（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嶼，今人統名曰西沙羣島。此一島羣，在我國載籍中就筆者所知，頗多史料，不過不名西沙，而曰長沙石塘而已。其最早之記錄，似見於宋周去非所撰之嶺外代答。茲將其卷一中之三合流一條，引述於下：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頭瀆湧，而分流爲三：其一南流，通道於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於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苟入海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於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船舶爲大西風所引，至於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文中之長砂石塘，似乎屬傳聞，遂入荒誕，余將於後文辯之。茲先論三合流一名如次：

後周去非四十七年，趙汝適據賈胡之言撰諸蕃志一書，而輒襲周氏之文，於其海南一條內有云：「徐聞有遮角場，與瓊對峙，相去約三百六十餘里，順風半日可濟，中流號三合溜，涉此無風濤，則舟人舉手相賀。」此三合溜必爲三合流無疑。惟二者所指大相逕庭。蓋趙氏之三合溜顯在今瓊州海峽，而周氏之三合流則否也。余認趙氏之說，張冠李戴，繇瓊州海峽並無三合溜名，此可以言瓊海詳確之廣東新語一書證之。據該書瓊潮，水之異及潮候三條所載，云：

「天下潮汐，消長皆同，惟瓊海兩岸，東西異流，每南岸水流東而長，則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東而長，則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兩岸異流，彼逆此順。然東流日僅二十四刻，西流則計時有九，又或數日不流，蓋伏流也。天妃廟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濤，乃東西合流處所，所謂中洋合巢浪也。」

又曰：「瓊海分東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東海鳴則風，西海鳴則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瓊州海峽）」。

又曰：「有分水漾在瓊海中流，漾南屬瓊，北屬雷州，予詩，一漾分流大海中，南潮北汐不相同」。

觀上引諸文，知瓊州海峽中僅有東西二溜，並合巢浪與分水漾等名稱，而實無三合溜也，然則周氏之三合流究何指？試就其南流北流東流三向之說，則應位於海南與廣南與今西沙羣島之間，了無疑義。吾人更可藉黃衷海語（成於嘉靖十五年）之言以爲佐證。

在海語卷三畏途篇中，志有地名五則，其中四則均與本文有關，茲先錄第二條分水於后：

「分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綿橫亘，不知其幾百里，巨浪拍天，異於常海，由馬鞍山（龜山？）抵舊港（歸仁），東（應爲東南）注爲諸蕃之路，西（應爲西北）注爲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設險以域華夷者也。」

所謂沙嶼隱隱，即指長沙石塘，而分水之位置，就其方向觀之，適與三合流相符，讀者試取近代地圖，約於東經一百零九度，北緯十七度之二線上，求其交點，則此點即分水即三合流也，至此二名之來源，顯因七洲洋（其名始於元代）交趾洋，廣南海。（廣南外之海面，亦南海之一部）三水總匯之處，亦即三分流之處耳。同時在分水以北以東之地屬華（呂宋自必例外），以西以南之地屬夷，所謂設險以域華夷，亦始得其解。

長砂石塘之名，始見嶺外代答，已述如上。我國東岸之東，本一片汪洋，渺茫無際，而海南及西沙羣島之東，洋面亦甚遼闊，遂有尾閭所洩，淪入九幽之語。周氏描述閩婆（確爲爪哇）及女人國以東之情形，亦復如是（見卷二海外諸蕃國條），以太平洋之偉大，實令人不得不有此懷想。趙氏諸蕃志中則名千里長沙，萬里石床，謂在吉陽之東（應爲東南），吉陽即今崖縣。床殆塘之誤。元征爪哇，會大軍於泉州，由此起程，過七洲洋，並萬里石塘（見元史史弼傳），在海語畏途篇中。緊接分水之後者，亦即萬里石塘，曰：

「萬里石塘，在烏瀾瀾瀾二洋之東（應爲東南），陰風晦景，不類人世，其產多碑礪，其鳥多鬼車九首者，四三首者漫散海際，悲號之音聒聞數里，雖愚失悍卒，靡不慘顏沾襟者，舵師脫小失勢，誤落石汊，數百軀皆鬼錄矣。」

黃衷頗不喜鄉人之犯險牟利，故以妖鳥惡之，其實今西沙羣島鳥類極夥，鳥糞肥料多達七千餘畝，可爲一證。緊接石塘者曰萬里長沙，曰：

「萬里長沙曰萬里長沙在萬里石塘東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風沙獵獵，晴日望之如盛雪，船誤衝其間，即膠不脫，必幸東南風勁，乃免陷溺。」

第五條即鐵板沙，全文甚長，會節引於針路一文中，讀者可以參閱。東西洋考引瓊州志曰：

「萬里石塘即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萬州今萬寧縣是，總檢上文，千里長沙或稱萬里長沙，石塘或稱石床，其所處之地位，必在海南島之東南，且與海南島相近，又隣烏瀝、獨瀝、七洲諸洋，並延綿橫亘，爲華夷之天然界限，是即今之西沙與南沙羣島是已。在英譯諸著志所附之地圖中，已將長沙定爲 Parcel Islands & Reefs (西沙羣島)，石塘定爲 Macclesfield Band (南沙羣島)，余意則否。余認前者應爲萬里石塘，而後者則爲萬里長沙也」。

七洲洋一名，首見元周達觀之眞臘風土記。其人於一二九五至九七年間，出使眞臘，謂「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稍後，再見於汪大淵之島夷志略，謂「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夫，人船莫存。」嗣後，有關航海之明清載籍，幾亦均有著錄。在東西洋考中，則以七州山七州洋緊列，並引瓊州志曰：

「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峯。」

又曰：

「古是七洲，沉而成海，舶過，用牲粥祭海厲，不則爲祟。舟過此極險，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

又據謝清高海錄：謂船離萬山（在珠江口外）後，「西南行過七洲洋，有七洲浮海面，故名。」今距海南島東北，約百里之遙，有一羣小嶼，西人稱 Taya 羣島，是即七州山，而此山所位之洋，便是七洲洋，由是與東西洋考及海錄所載，完全相符。至荷人格命威爾 (W. P. Groeneveldt) 以七洲洋爲 Parcel 羣島者（可參閱格氏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一書，乃稍廣其範圍而已。今七洲洋一名，及沉而成海之說，乃深印華僑心中。在我人從香港至新嘉坡之航途中，其初見之海水清而紺者，即七洲洋也，迨逼近西沙羣島，則所見之海水碧而黑矣（約在北緯十度以南，海水又成紺色），故七洲洋以西沙爲界，頗合學理（可參閱 A. R. Wallace 所著 The Malay Archipelago 一書中所附之地圖）。質言之，海南以東，西沙以北，港澳以南，即七洲洋之廣域是也。

海語中所稱之烏瀝獨瀝，即東西洋考中之烏瀝山、獨珠山。後者在瓊州志中又稱獨州山，今稱烏瀝州與獨州嶺，西人稱 Tinhosa 島，亦即海錄中之大花、二花、大洲各山，以其近海南島之陵水縣故耳。所處之洋，即烏瀝洋與獨

珠洋，實七洲洋之一部也。

由上所述，約而言之，漲海即南海，其中近廣東省曰七洲洋。該洋括有烏瀝洋與獨珠洋，沿北圻與中圻之北部者，曰交趾洋。沿廣南者，曰廣南海。由此而南，並沿南圻者，曰占城海。近崑崙島者，曰崑崙洋，元史稱混沌大洋。再南即軍突弄海。凡此均包括於南海之中。其爲華夷之限形成三合流與分水者，曰長沙石塘，前者今稱南沙島，後者今稱西沙羣島。沿者長沙石塘之名，僅見我國典籍，在安南史地書中未聞有之（可參閱 H. Maspero 所撰地史論文 Le Protectorat general d'Annam sous les T'ang 一文，馮承鈞氏譯爲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民國三十六年法人曾以一八一六年順化王在西沙羣島立碑之證據，提供我外交部，認該島主權屬越，此乃近代之事，而西沙羣島一向之屬於中國，則余之證據更爲確實有力。

中法戰後，於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會結結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嗣後根據該約精神，於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光緒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又訂立中法界務專條五條。所謂界務，係指滇越、桂越、粵越而言。茲將關於粵越之一條引錄如次：

「廣東界務，現經兩國勘界大臣勘定，邊界之外，芒街以東，及東北一帶，所有舊論未定之處，均歸中國管轄，至於海中各島，照兩國勘界大臣所畫紅線，向南接畫，此線正過茶古社東邊山頭，即以該線爲界（茶古社漢文名萬注，在芒街以南，竹山西南），該線以東海中各島歸中國，該線以西海中九頭山（越名格多）及各導島歸越南」。

旋於一八九四年五月五日，再訂中法粵越界約第一、二圖一件，其文義與上相同，閱者可自尋究。按芒街即今芒街 (Moncay) 與東興相對，極近東經一百零八度之一線，位於線左（參閱 J. Bartholomew 所編之 Indo-China 地圖），故此線即可視爲界圖中之紅線也。今從芒街起，沿線向南，便過 Tsien Mui Tao 東端，應係茶古社，而九頭山必爲 Bow Tow 羣島，其中一島越名 Cao Thaouu，應是九頭或格多之對音，別稱狗頭山，在聯動測量學校編繪之地圖上作高頭諸島。再南約止於北緯十六度處，則水盡陸來（近今之會安 Tourane），陸屬越南，毋需爭執。但西沙羣島則恰在東經一百零八度以東，亦即在紅線之東，北緯十六度以北，依據上約，顯屬吾國領土，決無可疑。

據余所知，不但西沙羣島原屬中國版圖，即在紅線以西之九頭諸島，於同治年間，亦尚歸中國管轄，迨上述條約訂立後，始劃歸越南。此以下說爲證：「諸島（指九頭山等）皆在州（欽）西南，爲大洋中越相接之處，所居皆係

華人，並無越官越兵駐紮，查九頭山即狗頭山，同治九（一八七〇）十二月，前兩廣總督瑞麟，因欽州洋面隣接亞婆漢、狗頭山等處，向爲洋盜窩聚之所（此 Philips 地圖中所名九頭山曰 Pirate Is. 也），除派兵剿辦外，照會越南國王派兵會剿。旋接該國王呈復，下國廣安海分，原無亞婆漢、狗頭山等名號，現派工部署參知阮文選等管帶師船，往廣安省之白藤江按截等候等語，是白藤江口以外海中諸島，並非越境所轄，其爲華界無疑。」（可參閱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一日越南王呈復，原文在兩廣督署有案。）（按廣安即白藤 Quang Yen，江口即 Cua Nam-treiu，入口可至廣安海防，此河口歧爲二，另一即塗山海口（Cua Lach-tray），入口亦可至廣安海防。至此等口外之島，應指諾威島（Norway），或稱驚島（Nightingale），在海龍灣（Baie d'Along）諸島東南之小嶼也。至亞婆漢疑係桌島（The Table），因近狗頭山故耳。

戰前，西沙羣島屬崖縣管轄，位榆林港東南海中，其東南之長度，約等於

清朝對蒙政策之研究

前言

明朝萬曆年間，建州玄真族首領努兒哈赤（即清太祖），在赫圖阿拉城（今興京老城）開始建立大業。首先攻略語言相同之遼金后裔各部，繼而綏服語言居處迥異，而衣冠騎射相同之東部內蒙古。由是奠定帝業基礎，與明朝相抗衡。

太宗年間，戰敗元朝嫡裔察哈爾林丹汗，統一內蒙，劃定疆界，依照滿洲八旗將各部編成佐領制，復對各部首領，賜封爵祿，並准世襲，從此北方之強的后裔，俯首稱臣矣。

康熙年代，漠北喀爾喀三部，及青海諸部相繼來歸。乾隆年間，平定漠西額魯特部。至此舉凡蒙古全境成爲清朝屏藩矣。

自世祖入關順治元年起，至宣統遜位止二百六十八年之中，有史以來，始終成爲中國歷朝邊患的蒙古民族，惟有清朝未受其威脅，誠爲一大奇蹟。

後世評論清朝對蒙政策曰：

由陵水至崖縣之距離，以產烏糞鴉（Tapioca）及鮑魚著名，每逢秋末冬初，北風盛發，瓊崖漁民，駕舟而往，採捕海產，至次年春間，乘南風之便，滿載而歸，世世未改。此一島羣，就經濟言，價值尙輕，就國防言，則相當重要，尤其在航空事業突飛猛進時代，我國海疆，東北起旅順、大連、西南止廣東東興、沿岸島嶼，便是衛星。今日臺灣已歸祖國懷抱，而香港澳門仍係漏洞（並指經濟政治），設西沙再成問題，則海疆殘缺，殷憂必，努力保護，自屬要圖。在菲列浦斯地圖中，將西沙羣島別爲十羣，約有洲嶼四十。茲舉其名如次：曰北方洲、曰月芽沙、曰明暗礁、曰海王星、曰海神嶼、曰茂林島、曰林肯洲、曰金塔嶼、曰隄陀沙、曰孟買礁，在此之東者，便是萬里長沙，即今稱爲南沙島者是。日後吾人如能於西沙設立航空站，則東至呂宋，西至曼谷，南至西貢、星洲之飛機，而以此爲樞汲之所，乃一適宜之地點也。

柏原孝久
濱田純一 合著
烏尼吾爾塔譯

一、清廷曾巧妙的利用喇嘛，使震駭世界慄慄勇猛的蒙古民族，變爲溫和柔順，不再尙武。

二、清廷鑑於歷來邊患之教訓，乃防止蒙古人口之繁殖，故每戶除長子外，悉數獎勵入寺爲僧。

三、清廷深恐開啓蒙族智識，故絕對禁止外族文化傳入蒙古，藉以徹底遂行其懷柔羈縻之政策。

各方所持論點，不外上述範圍。作者最初觀察現時蒙古情況時，同樣不無感懷，然據多年來鑽研蒙事之結果，認爲清初時期之對蒙政策要義，不外採用謹慎的姑息策略，此可自乾隆會典所載，「國家控馭藩屬，仁至義盡，」之言，明其究竟矣。

回顧愛新覺羅氏建國之際，內蒙古諸首領交互與清祖來往，備受款待，當時清祖權衡利害，一面果決抵抗元朝嫡裔林丹汗，並對試圖與其他部落之內蒙古科爾沁諸臺吉，則運用智慧，或與通婚，或予優渥，以之影響其他部落之來歸。故於征察哈爾，征明諸戰役時，乃專門借用蒙古勢力，協助其統一天下，開

創基業。

滿清創業初期，內蒙其他各部率土來歸投效輔佐者亦多，因之清廷比照宗室之例，分別授予爵祿，愛撫備至。蒙古諸部首領亦感恩順服，故兩者之間，通常均能融和相處，合衷共濟。

迨至康熙二十七年，外喀爾喀（外蒙古）部落，遭受準噶爾部長噶爾丹之侵襲，乏力抗拒，部衆無所適從，情勢危殆，乃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倡議，率土內附清廷。經廷臣計議，擬乘其危攫取蒙古四十九旗，帝不忍從其議遂撥穀給食，澤被滂沱，並御駕親臨塞北接受朝賀，繼而於克魯倫河擊敗噶爾丹，收復喀爾喀故土。

清廷對蒙主要採取加恩懷柔政策之外，曾有雍正兩度征討額魯特，及乾隆帝平服準噶爾部之舉，總之懷柔政策之成敗，關係清廷日後社稷之安危。因其一旦與漢人爭霸天下時，必須借重後方蒙古全力之支持。故滿蒙合作之重要性，於此可見一斑。

茲將清朝對蒙政策，根據上述論證，再參以吾人之所見，分別概述如次：

一、先就清廷能巧妙的利用喇嘛教，曾使震駭世界標悍勇猛的蒙古民族，變爲溫和柔順一點言之。

喇嘛教之弘揚蒙古，乃在明朝中葉，由於元裔俺答汗（何勒坦汗）之信佛開始，渠曾親自入藏，恭迎第三世達賴喇嘛鎮南嘉穆錯至青海，建立仰華寺作爲其駐錫地。並大會諸部飲用佛家長生水，用示受戒，達賴爲求進一步消弭殺戒，會親至各部宣化教義，據稱繁茶，膜拜者，東西數萬里，視達賴爲天神。至此喇嘛教於蒙地風靡鼎盛。

迨至太宗崇德二年，外喀爾喀三汗奏摺清廷，要求撥款派使延請達賴喇嘛。崇德四年，額魯特派員東邀達賴、班禪、翌年，清廷遣使訪晤達賴、班禪、尊稱金剛大士，這是清朝與喇嘛教接觸的開始。

繼而順治帝派使致贈金製念珠予達賴、班禪，並頌揚其功德。復由京師迎接法駕至太和殿，待以上賓之禮，興建西黃寺作爲其駐錫地。達賴離京之時，曾假南苑德壽寺餞行，帝面授金冊，賜封號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

至康熙帝，對喇嘛教之保護尤爲關注，曾致力消除西藏之內訌，優遇達賴用以遂行其懺服蒙古之計劃。雍正，乾隆兩帝，亦頗盡其利用喇嘛教之能事。

清初皇帝對蒙古人及喇嘛教之策略，可自太祖在廣寧城召宴歸附蒙古部長時之面諭知之。其諭曰：「我國風俗，嚴守忠信，遵奉法度，勿盜賊詐僞，勿兇頑暴亂，路拾遺物，必還原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榮膺天命。爾蒙古未嘗手持念珠，口誦佛教，故詐欺之風未息。爾諸貝勒存心作亂，殃及國人，因之天不佑爾等也。今爾等既歸順予我，賢者固然優禮，能者亦必撫育，希爾後勿

萌歹念，如仍怙惡不悛，即依我國法治罪」云。

太宗對蒙古諸貝勒之諭爲：「蒙古諸貝勒，捨棄本國語文，甚至名號亦學用喇嘛，以致國勢衰微，當以此爲戒。」

繼而英明豪邁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一向注意北邊形勢，曾更進一步的利用喇嘛教。然其目的非止懷柔蒙古一事，更爲實現防俄籌邊大志，由下列事實自可窺見一斑，如外喀爾喀三部受噶爾丹侵略。戰敗無力再起，部衆曾計議依附強鄰俄羅斯帝國，藉以脫離噶爾丹之勢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反對依附帝俄之主張。遂率廣大土地和無數人口歸附清廷。溯其原因，蓋願投靠宗教保護者康熙帝也。此足證清帝政治手段之高明，與策劃之成功。反之，若哲佛率廣大疆土和無數部衆，歸附虎視眈眈的俄羅斯帝國，則對當時傾注全力經略東方的俄羅斯言之，不啻如虎添翼，定必構成清朝北方之邊患。

前此，清初派兵駐守經營黑龍江，達呼爾，使大使鹿各部，以及東北瀕海等地之時，俄羅斯派兵踰越外興安嶺，佔據雅克薩，尼布楚二地，建立木城，擁有勁旅，徐圖征服喀爾喀，造成進一步對清用兵之有利形勢。

康熙廿一年，派軍於墨爾根，齊齊哈爾築城，杜絕喀爾喀車臣汗之對外貿易，並令駐軍收割田禾，用以圍困俄軍，繼則進兵驅逐俄軍，焚燬木城凱旋而歸。之後，擊敗噶爾丹，容許噶爾喀內服。

從此與俄締結條約，由格爾必齊河東岸及額爾古納河南岸之間，樹立界碑，劃定中俄疆界，且爲防備俄人南侵，屯兵色雅河畔，又派圖理琛訪問流亡俄境之土爾扈特部長阿玉奇汗，命其留意蒐集俄人生計，地理形勢等資料。

世宗雍正元年，九十高齡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由喀爾喀部來京，不幸圓寂京中。皇帝親臨祭奠，並按達賴、班禪之例，賜封號，頒冊印，又派專使護靈送返庫倫。其后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轉世之際，帝賜撥黃金十萬兩，興建一寺爲其駐錫地。

同年，與俄簽訂恰克圖條約，決定兩國交通事宜，同時在中俄疆界線上，設置哨站五十九所，東部歸黑龍江將軍節制，並爲衛戍計，東部配置索倫兵，西部置喀爾喀兵駐守。

迨至乾隆年間，平服了曾與康、雍兩代始終抵抗之準噶爾部，由是對俄政策漸趨積極，鋒芒畢露。乾隆三十年因喀爾喀土謝圖汗與俄互通貿易之故，清廷制其爵祿，用示懲戒。三十五年，清兵殺害俄國匠人及商人近千。沿途大事劫掠，擊破俄屬城池數處，並容納希冀移牧伊犁之土爾扈特汗，烏巴錫及部衆十數萬來歸。

乾隆五十七年，就貿易問題與俄修訂恰克圖條約，辭句如對藩屬。曾有：「大清帝國皇帝普愛衆生，故不忍究迫爾等小民……」字樣。然其對俄政策之關鍵，端視喀爾喀蒙古之向背，且喇嘛教在此負有重大責任，倘若利用不當，反而構成大清社稷之障礙。因之，清廷開未有之先例，耗資巨萬，興建十數座

金壁輝煌之大寺，以示優遇喇嘛教。如此一旦與俄掀起爭端，或與漢人爭奪天下時，蒙古有喇嘛之存在，自無法與清斷絕連鎖關係。何況蒙古人視喇嘛教如生命，自必永為清朝屏藩，甘心供其驅使，理由至明。

談起現代蒙古人，他們祖先在十三世紀初期，曾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歐亞二洲，建立空前絕後的蒙古大帝國，東大陸成為世界文化的中樞，彼時燦爛光輝，照耀寰宇。今蒙古後裔，僥倖湖北蕭條脊地，伴隨牧羣，誦經念佛，只求冥福，緬懷往昔，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然追溯其弱化的原因，若全部歸咎於喇嘛教，特別是清朝採行之懷柔政策，亦不盡然。如前所述，喇嘛教自俺答汗一部信佛以來，元裔朴丹汗最為崇信，準噶爾部噶爾丹亦自命喇嘛還俗者，皈依最深。並曾為其弟策妄拉布坦，建立固爾札、悔努克等寺。想來喇嘛教聲勢之顯赫，遠非今日可比。然準噶爾部之強悍，以及與其常相交戰的賽音諾顏汗部之驍勇，衝諸當時蒙古民族的勇敢，未見削弱幾何。

而近代蒙人，仍視喇嘛教為生命，無論百般吉兇禍福事項，悉從喇嘛僧之決定。而頸懸佛像念珠，口誦「唵嘛呢叭彌吽」六字真言之士，於日俄戰爭時期，在我特別任務隊支配下，蒙古人仍有勇猛作風。此外如民初外蒙古軍之南侵，以及最近巴布札布「復清討袁」的軍事行動等，莫不如此，故若謂現代蒙古人純為喇嘛教所弱化者，似尚無法論定，然往昔虎威，而今安在？此無他，主要為時代之變遷與自清初至乾隆年代，蒙古缺乏英明君主之領導，確為構成其弱化的主因。

試想，如卓索圖盟喀喇沁旗人，吐默特旗人，以及哲里木盟介於開墾地帶的各旗人，素與漢人接觸頻繁，並和漢人時代思想為伍，毫無遜色，甚至超越漢人。更有代表知識階層的蒙古王公等人，經常折衝中央政界之間，不屈不撓的爭取蒙古權益，不達目的，絕不終止。如喀喇沁右旗札薩克貢桑諾爾布，曾任實際統治蒙古的蒙藏院總裁職務。以上事實，不勝枚舉。然賴畜牧為主業的蒙古人仍未見少，彼等由於放牧關係，不能定居開墾地方，終於演成今日侷促湖北冀落之境域。如斯時代之變遷，益使其對外隔絕。而今縱有力彎數石之弓，身披重甲，驅馳戰場之勇，亦難抵抗一操縱機槍之弱兵矣，此即謂時代之變遷也。若康、雍、乾三帝，果真善為蒙古作其藩籬，再有傾注全力預防其實力衰頹之英主領導，則蒙古必可伴隨時代而有所進步，今日之情況，自不復存在。所以世間評論清朝利用喇嘛教柔化蒙古，以吾人看來，清朝係以喇嘛教維護其社稷而已。

二、次就清朝鑑於歷代邊患之教訓。為防止蒙古人口

之蕃衍，每戶除長子外，悉數獎勵入寺為僧之一

點言之。

如前所述，清初利用喇嘛，乃為掌握教權，企圖鞏固其社稷。非為柔弱蒙古民族，事實俱在。然以蒙古民衆迷信喇嘛教之結果，反受其害。此可自理藩則例嚴格規定得到佐證。條文中規定：「凡喀爾喀四部落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臺吉等之屬下，已任職臺吉及正佐領以下人等，不得資助呼圖克圖從事營商，違者勒令其本人還俗，該札薩克等亦照律議處。」

至每戶除長子外，餘者悉數獎勵為僧一節，尙少見諸文字之例證。想來清朝在政略上，希望蒙古人除長子外，餘子競相出家，僅限於默認之程度而已，其用意旨在防止喇嘛教之衰退。且喇嘛僧之多寡並不一定直接影響教權，其說尙待研討，而喇嘛教之衰弱，並不構成清朝維護藩籬勢力之削減。喇嘛僧侶，與日本僧人長袖者流不同。與普通蒙古俗人相比，彼等日常吃用美味飲食、身體健壯，其中下級者，頗有吃苦耐劳精神，多數喇嘛雖不解教義，只知寄身法界。假定一日為弘揚教法，則必在其崇信者佛爺（活佛）統率下，無條件的贊成擁護，以佛門弟子，豈能卸責之精神，枕戈待旦，為教捐軀，視死如歸，不難想像。

康熙年代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擊敗三部之際，先遣喇嘛千人潛入喀爾喀地區，從事游牧。繼乘喀爾喀未明意圖之時，噶爾丹親率勁騎三萬越抗愛山，與游牧該區之喇嘛相策應，一舉擊潰土謝圖汗。又雍正年代，青海數千喇嘛羣起協助撲滅羅卜藏丹津之叛變，接應王師，極為勇猛，察罕諾門汗（青海活佛）亦曾參與其事。在清朝末葉，庫倫活佛白樹大森，須臾之間儼然形成一獨立國。又最近在巴布札布軍中的武裝喇嘛之英勇行動，以及當時傳聞莫力廟三千喇嘛即將崛起，攻佔白音他拉（通遼）之謠言，為此駐軍師長吳俊陞曾採緊急措施，環白音他拉周圍構築土壁，禦防突襲。以上實例，不遑枚舉。而游牧於外蒙古之喇嘛，悉為僧兵，且負維持地方安寧之責。不論蒙人或精通蒙事的漢人、日本人，異口同聲，咸認喇嘛能服兵役，至為理想。蓋以喇嘛都出自俗家，故而每戶蒙人，均與其有血緣關係，一旦有事，自必僧俗團結，口誦「唵嘛呢叭彌吽」手持武器一致對敵。恰如日本白河朝代叡山僧衆之勇，織田時代一向虔誠念佛之徒，敢於稱雄。故而清朝為保護喇嘛教勢力之衰退，對蒙古男子競相入寺為僧之事，即或予以默認，然敢斷言其深謀遠慮者，仍着重於軍事策略者也，是以世論所採策略，純為防止蒙古民族繁殖之說，似乎過甚其詞。

三、再就清朝唯恐啟發蒙古人之智識，絕對禁止外族文化傳入蒙古之說言之。

如前所述，清朝為社稷永垂不朽，必須確保滿蒙兩族之固有尚武精神。然此首要從維護民族本來之風俗習慣作起。蓋以其勇敢淳樸之民族性，易為漢地文化所同化。清帝高瞻遠矚，且歷朝文盛武衰之殷鑑，史書不乏記載。

舉例言之，匈奴極盛時代，漢朝與匈奴如兄弟之邦，且對單于（匈奴王）甚

爲優崇，尙配以宗室之女，作爲閼氏（王妃），孝文帝時，亦復嫁宗室公主于單于王，並派宦官燕入中行說伴隨，說不願往，迫其行，說曰：「我行必爲漢朝之患，遂往匈奴，歸降單于，單于甚爲欣與倚重。起初匈奴頗喜好漢朝之繒絮，食物。說建議單于曰：『匈奴全民不抵漢朝一羣之衆，然仍獨有疆界之分，勿須仰賴漢朝者，唯一憑藉係衣食有異之所持。今單于改變本俗，愛好漢物，如所好漢物超過十分之二，則匈奴盡歸漢矣。且著漢之繒絮在荆棘中奔馳，衣袴必皆破裂，將不如胡裘之完善。而得自漢朝之食物，亦決不如渾酪之鮮美。』因而匈奴遂不復喜愛漢物，匈奴之強大仍能持久未衰者，概由於此也。相反者，唐時回紇曾協助肅宗收平安祿山之亂，頗有功勞，因此唐朝賞賜甚厚。由是回紇大興土木，建築宮殿，仿學粉黛文縐等裝飾，一掃以往樸厚之風，君臣之別。自是衆志一心，勁健無敵之回紇本俗，已全部破壞無遺，不久竟趨於衰亡之途。

再試觀金史，金朝英主世宗，對女真風俗之頹廢，頗爲憂慮。故屢次誡諭臣宰曰：『會寧乃國家發祥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后，女真人幾乎忘俗，朕至今時尙女真風俗，從未淡忘。現宴飲音樂皆漢儀，蓋爲禮儀之備，非朕從心所好。東宮不諳女真風俗，乃朕之故。如常此以往，恐異時有變，此風不可稍長，我子孫首應回至會寧，見習固有風俗，庶保無虞也』。

又世宗駕臨睿思殿，命歌者詠女真詞，並顧皇太子及諸王曰：「朕對先朝往事，時刻未敢忘懷，乃因汝輩自幼習漢俗，不悉女真純真之風，甚至語言文字亦不通曉，此所謂忘本也。汝輩當深體朕意，子子孫孫謹遵朕之教誡。」又論古今興廢之事曰：「經籍之典，來自悠久，垂教后世，用爲善行。今學者既能讀誦，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甚多，苟不能行，誦復何益。我女真固有風俗純真，雖不諳詩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待賓客，信朋友，禮意頗曲，皆出自自然，其行皆善，與左書所載無異。汝輩當予學習，勿忘舊風」。其唯恐頹廢固有風俗者，由此概可想見矣。

迨至清朝，深恐受漢人文化影響，頹廢其固有風俗者，係始自太宗。

崇德元年，太宗召集諸王，貝勒，八旗大臣於翔鳳樓。命內弘文院大臣當衆宣讀大金世宗本紀，並諭曰：「汝等須審慎聆聽，世宗在蒙古以及漢人諸國之中，係一著名顯著之賢君，故當時或后世均稱之爲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概，頓生心往神馳，耳目明快之感，不禁令人嘆賞之至。朕思，金太祖，太宗時代法度嚴明，故傳之久遠。俟至熙宗合剌及完顏亮，廢弛法紀，仿效漢人陋習，耽於酒色，盤樂無度。世宗即位，師承法祖，勵精求治，勤於理政。惟仍恐子孫習漢俗，故屢屢預爲頒佈禁令，訓誡不得忘祖。規定服飾語言悉遵舊制，勤練騎射，以備武功。然雖垂訓如此良苦，后世君主仍漸廢懈，不事騎射，至哀宗社稷傾危，遂告滅亡。大凡每一君立，雖耽於酒色者，並非不知有覆亡之危機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曾屢諫廢除滿洲衣冠，改用漢人服飾制度，朕未採納。朕未納諫之原因，可喻之爲設我等在此聚會，著寬衣大袖，

左佩矢，右挾弓，忽突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勇者勞薩）挺身而入，我等能否抵禦？倘若廢除騎射固習，著寬衣大袖漢服，專賴僕人扶持，何異僅具左臂之人哉！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着想也。故朕在之日，焉有變更之理。但惟恐子孫日后忘懷舊制，廢弛騎射，效用漢習，故常以此爲慮也。」

清雍正皇帝，亦爲遏止漢族文化之傳入，有所諷勉曰：「文武學業，俱屬重要，無輕重之分，惟世人文武兼備者鮮矣。而我滿洲人之所長，對上篤誠，孝順父母，不好財物，雖極貧不作卑鄙無恥之事，讀書之目的亦在於此。況我滿洲人世世代向武，未算文經。今若崇尚文學，穎悟子弟一意讀書，不再留心武備，則失去滿洲人之特質，一、二十年後武功已廢，文學亦復不通，勢必成爲無用之人。故必須保持人人皆兵制度，勤學武功，養成儉樸習俗，祛除一心二用之弊。此事應即通知烏喇。寧古塔，及黑龍江將軍周知，務期勉勵共同保守滿洲本習云。」

次爲乾隆二十年，高宗皇帝曾禁止滿洲人讀漢書，下考場。其諭曰：「朕深惡棄舊俗，染漢習。故屢次勅諭訓誡其在東三省者，殊不能比在京之滿洲人，自應勤練騎射，熟諳滿語，以備任用。並永遠停止東三省旗人考試漢文，俾彼等專心致力舊業云。」

又道光初年，宣宗爲吉林將軍富俊奏請振興地方教育一事，對大臣諭曰：「所奏殊屬非是，東三省乃我朝發祥之地，原以滿語騎射爲重，故朕屢次告誡，務期崇實。而富俊身爲滿洲大員，久駐該地，自應遵照舊規，充沛實力。然竟議學生上課，學習文藝，此不啻與滿語日趨疏遠，致武力漸衰也。蓋書院屬於具文，對造就人才無何裨益，此非捨本逐末爲何？故朕大失所望，所奏應毋庸議，並傳旨對富俊嚴加申誡爲要。」

根據上述例證，可知清朝歷帝，爲維持滿洲固有風俗，以及剛正淳樸之氣質，其所作之努力，決非尋常。惟對開啓智識之利，與文弱之弊，未作審慎之比較耳。清朝對其成爲重要屏障之蒙古，向極重視。故不希其接受漢化，頹廢其勇敢樸實之風。要之，禁止漢人文化傳入蒙古，蓋以滿蒙兩族，恰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同爲清朝社稷之擁護者故也。歷代皇帝屢次誡諭滿人，防遏漢人文化傳入之禁令，認爲蒙古同樣有其必要。因之在理藩則例中規定，禁止漢人文化傳入蒙古。此並非恐懼開啓蒙古人之智識，其所顧慮者，乃爲蒙古人之固有勇敢淳樸之風氣，被消滅也。

以上乃就已往之立論，坦誠提出我見。次再就清朝對蒙政策，略有補充之敘述。外蒙古喀爾喀部地毗俄國，爲北邊門戶之鎖鑰，故稱之爲外藩。內蒙古諸部爲清初創業之忠實伙伴，關係自屬密切，最受清朝信賴。因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例年親臨木蘭圍場，舉行秋獵大典，藉以鼓勵內蒙古王公等勤練武功，並可溝通意見。另在熱河建立行宮，或建壯麗寺廟。並對內蒙古特別稱之謂內藩，以文綏服。此舉不外政略上之深謀遠慮也。

熱河地方，自古之慕容氏勃興以來，遂爲遼，金兩國之根據地。元代屬於大興路。明初設置大寧衛（今熱河境內平原東北一百八十里處），亦即明太祖賜封其弟第十七文寧王獻，統治塞上九十城之要津。四週環有陰山山脈之崇山峻嶺，地勢險要。距元朝上都故地蜿蜒南下之灤河，僅有一段路程。如順流而下，兩日可抵灤州。由陸路去北平，費時不過五日。此處亦爲通往北部蒙古之要衝。康熙年間，下令東部內蒙古，即哲、卓、昭三盟各札薩克，規定各旗設一谷倉，每年秋收后，各佐領屬下之壯丁，人各輸糧一斗積存倉中。此項積谷，年可達四十六萬石以上。按四方耕耘所得糧谷，何止數百萬石。馬匹原爲蒙古特產，鑛藏甚豐。鹽、鹹、木材、藥材尤不匱乏，誠爲軍事政治之良好策源地也。其地勢東四盟恰如一條長柵，劃分了它與滿洲的疆界。因之，不論行政

十三世紀蒙古馬之訓練及其對蒙古帝國之貢獻

袁國藩

十三世紀蒙古大軍遠征歐亞，所向披靡，頗得利於騎兵作戰。

蓋蒙古盛產良馬，尤善於訓練。

多桑蒙古史：「其家畜爲駱駝、牛、山羊，尤多馬。」

峨峨山人譯語：「胡馬曰母麟，種類皆殊，毛骨自異，所謂飛兔、腰臬、絕足狂奔者，多產於彼，不數大宛也。蓋以寧息及時，牧放得所，騰踏適性。而蒙人又善調，故耐辛苦，易衝勒，能馳驟也。」

初生之駒，即誘之登山，以爲選拔之法。

明紀錄彙編「葉盛水東日記」：「達達試馬，凡駒生百餘日後，以驟馬置山巔，羣駒見母，喜躍而上，一氣及山巔者上之，息而後能至者次之，再息而後至者，又次矣。」

及其長也，即馴之。故體壯而溫順，耐苦而不叫。

黑韃事略：「其馬牧無芻粟，六月芻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馴，故潤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耐風寒而久歲月。不馴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

又云：「其牝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按：種馬），外餘者，多馴之，所以，無不強壯也。」

雖千百成羣，亦寂無嘶聲。

金史移刺滿阿傳：「兩省軍與諸將議，四日不見軍（按：拖雷迂迴唐鄧之部隊），又不見營，鄧州津送及路人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已卯邏騎已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未聞音響。」

蒙韃備錄：「其馬……千百成羣，寂無嘶鳴。」

經濟等諸事項，滿蒙均有唇齒相依，利害相同之處。故而具有遠見之滿洲聖祖，特選此處興建行宮，自有其必要。如一朝有要事，滿洲人與內藩蒙古人。必可共同禦敵。迨至咸豐年間，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之際，清帝果然蒙塵此地。又清末爲皇帝遜位召開御前會議之時，內藩蒙古諸王公一致主張，繼續擁護宣統皇帝，據守熱河險要地勢，以備迎擊革命軍。

總之，後世子孫未能徹底奉行清初聖祖之遺策。故自乾隆以後之諸帝，迨忽北邊防務，致內憂外患，層出不窮。在國事凋敝之情形下，對蒙古之籠絡工作，不遑及此，以致日趨疏遠。而康熙帝所遺，爲防禦北邊所行之屯田政策，亦被廢弛。乃導致非僅北邊國土割讓俄國，並由於俄人之唆使，形成外藩喀爾喀蒙古之獨立。以上論點，乃根據吾人之所見，分析清朝之對蒙政策也。

更苦騎而教之，故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

蒙韃備錄：「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鬻也……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其訓練之法，以膝撐柱，令其左右。以身俯仰，令其前後。耳目震駭，使之不驚。策之險阻，使之不懼。

峨峨山人譯語：「制馬性，則以膝撐柱，令其左右。以身俯仰，令其進止。耳目驚駭，喝叱使之戢。險阻辟易，則鞭策使之前，不馴不已也。」故左旋右折，能與意合。

蒙古與俄羅斯：「馬受訓練，往回疾馳，唯意所欲，雖犬亦不如其速捷。平日，則恣其水草，待秋高，乃「空馬」去廐。及廐落而壯，故能騎數百里而無汗。」

蒙韃備錄：「凡出戰好馬，並恣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控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後，廐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峨峨山人譯語：「蒙古馬遠秋而肥，以齧草實也。將入寇，則繫於他所，絕不餽飼，謂之空馬。以肥則脂膜厚，而不善馳，故少損其廐然傷胃，中須少留草滓乃可，否則即死。」

又欲其腰細，復於汗後，軀之入水，以便騎馳。

峨峨山人譯語：「蒙人欲馬腹纖細，走令汗出，乃驅入冷水內，馬畏寒而氣縮，久則然。」又云：「辨胡馬，蹄堅而薄腕毛長者，乍入塞，不食穀草及菽者，腹纖細者蹄缺以皮綴木片於上者，並是。」

所以，其馳也，來如迅風疾雷，去則飄忽千里。

黑韃事略：「敵分立分，敵合立合。故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雷逝……自邇而遠，俄頃千里。」

岷峨山人譯語：「蒙古騎衆之來，常至數萬，馬復倍之，如雲合電發，颺騰波流，馳突所至，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

更騎必正馱，人有從馬數匹，故更番輪乘，馬力不疲。

蒙韃備錄：「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力不因弊。」

岷峨山人譯語：「又乘必正馱，謂之正馬，馱馬，更番以節其力。」

復緩急相間，用惜其力。

岷峨山人譯語：「行必緩急相繼，以定其氣，雖危急中，必循此法，故擅用騎之長，而得野戰之助。」

多桑蒙古史：「每人各有馬數匹，迨見敵疲弊之時，則易健馬馳還擊之。」

至其食也，則入夜方牧。

蒙韃備錄：「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放牧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

黑韃事略：「以序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

行勿令食。

黑韃事略：「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吃草。蓋辛苦中吃水草，不成廬而生病，此養馬良法。」

馳勿令飽。

黑韃事略：「凡馳驟勿飽。」

必待氣息調平，四蹄冰冷，方令恣食。

黑韃事略：「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平息，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

加以自然環境之陶冶——天氣酷寒，草青五月不足。

黑韃事略：「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四月八月常雪，風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又云：「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

多桑蒙古史：「韃靼地域，處地甚高，故其氣候，較之歐洲同一緯度之氣候爲嚴烈……，攝氏零下二十五度之寒度，不少見也。」

故極其耐寒。

多桑蒙古史：「其馬體小，外觀雖不美，然便於騎馳，能耐勞，不畏氣候之不適。」

亦耐飢餓。雖冰天雪地中，輒能以足刨雪出草而食。

蒙古與俄羅斯：「蒙古馬非僅善於耐寒，且更能於積雪不太厚時，用足刨雪而食。」

多桑蒙古史：「家畜能用蹄掘雪求食。」

即枯枝落葉，亦足以充飢，無須草料之補給。

蒙古與俄羅斯：「蒙古馬：能以路上所遇到堅草硬葉充飢。」

馬可字羅遊記：「在全期內，只用他們所能找到的草，來喂他們，他們用不着自己帶大麥或草隨行。」

所以，蒙古之戰馬，實爲蒙古大軍所以能成爲一枝最精良機械化部隊之造因。而其速度，則更爲古今中外，決勝疆場之樞契。

古兵家格言：「勝敵之兵，其用戰也，如迅雷，如閃電，如決水，如疾風，使敵不及知，不及謀，不及備，不及戰，而敗於無所爲，斯上兵也。」

蔡松坡謂：「自古至今，所有名將用兵，無不以神速爲主，成吉思汗與拿破倫，東西兩大震憾天地之人物，其制勝之竅要，祇有一速字訣。」

右德林曰：「戰史中任何戰爭，大速度大機動，對於攻守雙方，都具有顛撲不破之制勝真價。」

蓋勝則啣尾追殺，不容遁逃。

黑韃事略：「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逃。」

蒙古與俄羅斯：「雖贏得決定性的勝利，蒙人並不認爲業經完成目的，在成吉思汗作戰原則上，仍須追擊其殘存力量，澈底殲滅。」

可澈底殲滅敵人，使之無再戰之力。

斯圖亞特謂：「攻擊成功後，最要能予敵人以猛烈而神速的追擊，並分兵截斷其退路，此時切不可愛惜士馬之疲勞與辛苦。」

李奇威曰：「擊破敵人，不能即謂之戰爭勝利，唯有澈底殲滅敵人，使不能抵抗，方得謂爲戰爭之勝利。故殲滅價值，恒高於擊破價值或佔領價值。」

如迦勒迦河之役。

多桑引阿里額梯兒書：「六二〇年，韃靼人既取欽察之地，進兵幹羅斯境……幹羅斯人……不待其入境時擊之，韃靼人不戰退走。幹羅斯人以爲敵

人不敢戰，躡蹤往追，逾十二日程之遠。韃靼人忍回師，乘追者之下意，襲擊幹羅斯、欽察之聯軍，互戰數日，戰甚烈，韃靼人終勝敵。欽察、幹

羅斯之軍大敗，潰走時，多被屠殺；，所得脫者爲數甚少；，韃靼人躡其後，沿途殺掠焚毀。」

敗則四散奔走，追之不及。

黑韃事略：「其敗，則四散奔走，追之不及。」又謂：「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

能確保已方實力，俾待機反攻。

克勞塞維茲謂：「保守我之兵力，殲滅敵之兵力，是統帥第一任務。」又曰：「完全的勝利，必須將敵人的力量殲滅，使之不能復仇，方能確保。」

如朮赤與摩訶末之戰。

多桑蒙古史：「算端驢蒙古軍去路，越日及之，方欲進擊，蒙古主帥（按：朮赤）遣使來言：兩國未處交戰中：。時摩訶末自恃兵多，乃答蒙古主帥曰：成吉思汗雖命汝勿擊我，然上帝命我擊汝。戰至日暮方息，入夜，蒙古軍燃火甚夥，旋疾馳而去，比曉，距戰地已二日程矣。」

至奇襲乘虛，固賴速度以成之。

克勞塞維茲謂：「奇襲，係以神速與秘密，爲其主要之特性。」

古兵家格言稱：「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捨，迫而勿去。」

如者別之克東京，即以奇襲出之。

據新元史本傳載：「者別攻東京不拔，夜引去。時已歲除，金人謂大軍已退，不設備，逾數日，者別倍道疾趨，突入其城。」元史譯文證補則謂：「退五百里，留其輜重，適精騎晝夜疾馳，突至城下克之。」

至於迂迴敵後，粉碎其廟堂之算。則尤爲兵家之所推崇。

誠如隆美爾所謂：「任何一個優良的陣地，若受到迂迴，實際上也就變得毫無價值是也。」

其他如費汗那之役，亦無不奠基於此。

蒙古史略：「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之役，充分表現蒙古戰略之佳，花刺子模人以爲他們從北方進攻，乃將軍隊佈置在錫耳河一帶。孰知者別統率的一枝兵，事先從噶什噶爾，取道費汗那，繞出錫耳河戰線之後，花刺子模人慌了，乃將軍隊調回費汗那。等到錫耳河前線軍隊調動了，蒙古大軍，遂出現於錫耳河上。」

所以，蒙古帝國之能有如此震鑠百代之武功，其馬之貢獻，功實厥偉。中原自

古恒受制於北疆草原宗族者，亦蓋因於此。

兼以蒙人之產，唯畜羣而已。故其食也，肉而不粒。以羊爲主，牛馬次之。非大宴會，不刑馬。

或爲新宰，或爲肉脯。

多桑蒙古史：「嗜食馬肉，其儲藏肉類，切爲細條，或在空氣中曝之，或用煙熏之使乾。」

蒙古與俄羅斯：「彼等以肉乳爲食，凡肉皆食，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棄，蓋其平原有鼠甚衆也。」

黑韃事略：「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肉，則少殺羊。」

馬可孛羅遊記：「總之，各種的肉都要吃。」

復飲馬之奶。

蒙韃備錄：「韃人：，飲馬乳，以塞飢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只飲馬乳。」

馬可孛羅遊記：「他們能整月不吃別的東西，只吃馬奶和自己所能捕得之野味。」

或釀成馬酒。

多桑蒙古史：「嗜飲馬乳所釀之酒。」按馬酒，亦曰馬奶子酒，又曰忽迷思，用馬乳釀成。請參閱大陸雜誌三十四卷五期拙作「十三世紀蒙古之飲酒儀禮及其有關問題。」

攜帶既便，故極利作戰。

蒙古與俄羅斯：「每一蒙古戰士，均携有乾肉，及乾燥乳食，一皮袋水，或酸馬乳。」

更於戰時，携以大量之畜羣。

多桑蒙古史：「用兵時，隨帶一部份家畜，供其食糧。」

當因糧不足，或無糧可因時。則吃其肉，飲其乳。皮製甲冑，骨成箭鏃。

多桑蒙古史：「衣此類家畜之皮革，用其毛與尾，製成氈與繩。用其筋作線與弓弦，用其骨作箭鏃，其乾糞，則爲沙漠地方所用之燃料：。」

蒙古與俄羅斯：「設須急行，則急馳十日，不携糧，不舉火，而吸馬血。破馬脈，以口吸之，及飽，則裹其創。」

馬可孛羅遊記：「他們能騎在馬身上，十天不吃，不舉火，只喝馬血。每個人把他所騎的馬，血管放開，吮牠的血。」

故雖屯十萬之師，而無煙火。

蒙韃備錄：「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免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轉戰萬里，亦無需補給。

黑韃事略：「韃人糧食，因只羊馬，隨行不用運糧。」

兵法曰：千里饋糧，則民貧國困。

兵學大系「孫子」：「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又謂：「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而越境遠輸，道阻且長，則尤爲兵家大忌。蓋設或受阻，餉不時至，必致一軍敗亡也。

兵學大系「孫子」：「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古今中外，因補給之不繼，而致敗亡者，實史不絕書，比比皆是。

回鶻部之西域轉住

回鶻和唐朝的關係

回鶻（最初用回紇、迴紇等字，嗣後乃改用此兩字）爲土耳其族之一部，隋唐時代屬於突厥部下，以注於貝加爾湖的外蒙古色楞格河 Selenge 流域爲根據地。自唐太宗時起已有相當勢力，貞觀二十年其部落酋長遣使於唐入貢，翌二十一年，唐於其部置瀚海都督府，加以管轄。其後，在漠北諸部之間，不斷發生鬭爭，天寶初年回鶻部全滅突厥，並代它把諸部統一。當時正值玄宗皇帝在位，所謂文恬武嬉，大家都在謳歌太平盛世，不會想漁陽鼙鼓動地來，榮華付之一夢，天下竟爲安祿山所乘。此時唐乃乞援兵於回鶻，竟藉這支力量而得戡定了大亂。可是正因爲回鶻這一挽救唐朝社稷於累卵之危的功勞，也就成爲此後長時期貽患朝廷的禍根，唐的歷代皇帝竟至不得不對回鶻的驕橫忍辱低頭，輸納大量的財物，下嫁公主，以收買其歡心，這種情勢約略繼續了百年之久，回鶻和唐的關係在許多方面都甚爲密切，回鶻人前來唐朝居住者既多，唐人進入回鶻者，似亦不在少數。因之當時的回鶻人對唐朝的文物非常親密，對於一般事情自然也極爲通達。依照這種情勢想，或將導致在回鶻地方必定盛行着大唐文化的結論，可是因爲兩者之間在當地的生活情趣仍有相當差異，所以

金史移刺阿溝傳：「須臾雪大作，白霧瀾天，人不相覩。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積雪盈尺，人馬所踐，泥淖沒脛。金軍中有三日不食者，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凍結如椎。」故「金師大潰，聲如山崩。」蒙軍「追奔數十里，流血被道，資杖委積，金之精銳，盡於此矣。」

所以，蒙人以馬爲補給，亦其橫掃歐亞之最大造因。

總之，馬是草原社會中最有價值之畜羣。蓋沒有馬，其草原經濟——畜牧，固無法經營，即圍獵、交通、戰爭、亦無法進行。更何況馬之乳可飲，馬之肉可食，而其毛、其皮及骨，無不有其利用之價值。故謂馬爲草原社會一切之基礎，或不爲過也。而諸葛孔明論騎步之勢，所謂「漢長於步，日馳百里。敵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敵，則齎糧負甲而隨之。敵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趨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敵戰多騎，將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之勢之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尤足概見「馬」在戰爭中，所形成之優勢情形，以及十三世紀蒙古帝國，所以突起之因。

羽田亨作
宋念慈譯

對實行游牧生活的沙漠民族之間，依據胡廬地推行高度成長的唐代文物，其間似乎並無必然的道理。有唐一代輸納給回鶻的衣服工具和食糧之類爲數極多，均是傾注庫藏財帑從事應付，有時甚至官吏的俸祿也都爲之滯發。另外又在互市的名義之下，回鶻把馬匹胡亂地送入唐朝，把綢緞強行奪走，爲數亦極龐大，單就這些物資的輸入也一定會給在沙漠民族的生活上平添許多影響，而大唐文化也藉此得以傳播的事實也載在簡冊，可是搬帳幕而過移徙生活，那並不是說他已經得到了經營城郭而移轉於定住的境域，因此也就不能引進其高度文明而沐浴於其文化之中了。像這種情形不獨回鶻如此，即在更遠的古代也莫不皆然，這也就是北方草地人民和南方城郭人民所以有繼續對立狀態的原因。加之，漠北地方自很久以前起也就傳播有漢族文化以外的西方文化之流，在他們寂寞而粗放的生活上，也加上了若干程度的潤色。

回鶻和西方的關係

屬於所謂吸收了希臘文明要素的斯基泰（Scythae 文化（譯者註））的各種遺物，曾在外蒙古發見，由這件事就足證明希臘文化在西曆紀元前一段相當的時期，業經輸入這一地方，同時這在近代東方考古界和史學界也是一樁顯著的

事實①。現在我們不必管有沒有紀錄，由這樣悠遠的時代起，這一地方即與西方之間有了直接的交通，這已是無可置疑之事。而隨時代的推移，這種趨勢逾益旺盛起來，從南北朝起到隋唐時代，例如那些深諳經商的撒馬爾罕地方一帶的粟特人，就有不少進入這個地方的，他們不僅從事於物資的貿易，同時在政治方面也擔任着重要的角色②。實際上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之大事的突厥和回鶻族對中國的要挾與侵掠，多半都是出於這些狡黠的粟特人的策劃，他們利用對他們的信任，操縱單純，正直而武勇是尙的突厥或回鶻部族的首長，以侵擾中國，而從其間佔取漁人之利。平時在交易方面，也和這些往來於中國內地的北方人相結托，潛藏於他們的威勢之下，而貪圖非義之財，這種事實都是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換言之，當時的中國是不斷為這些粟特人等所苦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摩尼教的傳播更使回鶻人和粟特人的聯繫趨於密切而加強。

摩尼教在回鶻的傳播

關於摩尼教我在前文業經提到過，那是西曆第三世紀摩尼 Mani 在波斯所開創的宗教，它是以當時可稱為波斯國教的拜火教亦即自古周洛阿史它所開的宗教為基礎，另外又加上基督教和佛教教義而會成的徹底的二元教③。後來教祖摩尼被焚殺，摩尼教在波斯亦遭禁止。其大部分門徒逃入粟特地方，即以該地為根據地再向各方宣傳。因此這一宗教也傳入了所謂的西域地方，到唐武后則天時，以摩尼教僧為首領的粟特人殖民地也曾存在於羅布泊附近，這尤其是人所共知的④。根據紀錄，該宗教的傳播仍是在武則天的時候⑤。但如上文所說，粟特人和其附近商民，很早便已擁進了回鶻地方，因此可推測摩尼教也就直接隨着這種人傳播開來，今天被認為有關這件事的最確實史料，就是在外蒙古曾為回鶻首都的卡拉、巴爾噶松 Kara Balgassun（在今庫倫西南，鄂爾渾河 R. Orkhon 左岸）所殘留的回鶻可汗紀功碑。據這個碑的記載，安史之亂時，回鶻牟羽可汗援唐，自摩尼教佈道人聞教，亂後偕之歸，並使傳教，此為摩尼教傳於回鶻之始，若覆按一下這一事實的年代，應為自寶德元年起至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二至七六三）之事。因此，這一宗教一旦傳入回鶻，即以嚴重戒殺生及規定各種戒律為特色，依照想像，它雖然不容於草地生活和回鶻的軍國主義，但却深為上下所皈依，它的傳教人，即被稱為摩尼者，由可汗聘為顧問，始終參與國政，即向唐朝派遣使節，亦經常使之同行，尤以當時回鶻人在唐占有勢力，所以結果唐朝對摩尼教雖已有禁令，但以彼等之請求，竟承諾了直至江南地方也可建立摩尼寺院，並取消了對摩尼教的禁令。所以可以說摩尼教之的漸行於唐朝，全是由回鶻人的勢力而來，因此，當回鶻人在唐一經失勢，同時當武宗時代的所謂會昌法難之際，它便在諸教之先首遭禁止。在這種情形下，回鶻一方面過着游牧生活和漢族文化相接觸，同時另一方面又與粟特地方人民，尤其是和它的摩尼教教士採取密切結合，而蒙受了伊朗文化的感化。在上述的卡

拉、巴爾噶松的回鶻可汗紀功碑上，粟特文是和漢文同時記載的，更有所謂突厥文字，即自突厥時代起繼續在這一地方通行的文字回鶻文也有記載，由這件事看來，即可充分顯示當時的這種關係。

回鶻向西域的移轉

唐武宗即位之際，即公元八百四十年前後，回鶻的國勢雖正日麗中天，但終以內亂，以及在內亂中而又遭點曼斯（Kirghis）（現稱柯爾克孜）部落的攻擊而歸於崩潰，部族之人逃往西方。其中之一部曾佔據天山北路者，其後經二十餘年遂進出於天山之南，奪取高昌，至此，他們才獲得了所謂以西域為基礎的根據地，尤其是在此以前雖然也有屬土耳其族人，或與他們屬於同一部族之人，也曾經多少在這一地方住過，前文也屢屢提及，但回鶻本身以當地之主權者身份出現，實可視為自此時開始。回鶻一旦佔領了高昌以西，就像他們的勢力在西域的發展便變得非常顯著，他們立刻佔據了，在其以西的輪臺，不久尚不能斷定其確實的時代——又取得了龜茲，據推測他們更把勢力推向了西方。其後又有同一部族的另一支派由天山之北向南方伸展，而進入於喀什地方者，在宋代時，位於南方的于闐，其王位無疑也是回鶻人擔當的。自回鶻佔據高昌以來，沒有經過很長的歲月，就把全西域都納入了它的勢力之下。

土耳其斯坦的出現

從來西域之大部分或其一部分是在北方人支配之下一節，原不足奇，不過像回鶻人如此這般便把這一地方加以控制之事，實在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他們到此為止，才捨棄了歷來的游牧生活而成為所謂城郭之民，因而自行控制了這一地方，這點和以前的北方人控制這一地方的情形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此地歷來有多少次為人所征服，但主要地依然是由伊朗系統的民衆所據，唯有到了這一時期，方才發生了人種的異動，舊有的西域被集體地殺戮，或被驅逐於他方，剩餘的孑遺則因與新來之人雜婚，而漸次消失了他們的特質，至此才出現了今天所謂的土耳其斯坦，亦即土耳其人的國度了。那麼，回鶻人自進入於定住生活以後，他們曾經在其間發展了什麼樣的文化，以廣續歷來的西域文明呢？這正是我們要繼續研究的問題。

參考書

譯者註：「斯奇台文化」——紀元前六世紀，一個叫做斯奇台的民族，驅逐了俄國南方草原的金梅利亞人而建設了一個王國。斯奇台的稱呼是淵源於希臘歷史家的記載，他們是從事游牧兼作農業的。可是它的支配階層則富於游牧民的彩色，至於語言以及其他方面則均屬伊朗系統的。它的中心地最初在庫班河流域。從這一地區曾發現過以 Kelermes 為首的當時部落酋長的墳墓。墳墓有帳幕形圓頂，有傾斜的義道

和堅坑，柳室爲木造，墓坑的邊緣，時有殉葬馬匹數百。在耶利札外托付斯卡牙地方發現以兩匹爲一組、由六匹馬所拉的戰車兩輛。也有以寶玉金銀裝飾品裝身的婦女和武裝的從人，以及用金、銀、銅、骨製的馬勒等馬具裝備的馬匹陪葬者。副葬品則有金銀容器、裝油酒所用的希臘雙耳大肚瓶 *Amphra*。一般地說，初期（紀元前六世紀以前）的遺物，是阿細里亞或魯里斯丹 *Luristan*（在伊朗西南部）的古代東方樣式，也帶有濃厚的阿克梅內斯朝伊朗樣式的設計，到紀元前四、五世紀則和在黑海發展起來的希臘殖民地都市有了密切關係。黑海沿岸的奧爾必亞 *Olia*，泮提卡甫姆 *Panticapaeum* 供給丁迎合斯基台人愛好的工藝品，斯基台人則向他們輸入小麥和皮革。紀元前三世紀在斯基台東方出現了沙爾馬托人 *Sarmatae*，並將斯基台人逐出南俄草原。斯基台文化，被分佈在北方歐亞的游牧民族所廣泛採用，它的武器（例如阿吉那克斯 *Akinakes* 型的兩刃短劍）和動物體型的設計，對西伯利亞，蒙古以及中國北邊等地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中共劫掠西藏的寶藏

讀了黃敬文君五月二十一日的「正視中共圖滅藏族的罪行」一文後，的確引起了我的共鳴，對於西藏同胞的悲慘遭遇，不禁一掬同情之淚！但是文內有幾段的描述尙欠明白，爲了讓讀者對西藏問題及中共掠劫西藏寶藏的經過情形有進一步地認識起見，我想補充一些作爲續貂之談吧，茲舉例如下：

（一）貞光十五年唐文成公主爲甚麼要嫁西藏酋長棄宗弄贊呢？不錯，西藏是我國五大族之一，也是我國古代苗裔；然而西藏與中國正式發生關係，却是自唐代開始的，由於李靖平定吐谷渾以後，唐朝的疆域才擴展到現在青海的南部，並進一步與土蕃發生了關係。而當時的所謂土蕃，即現在在西藏和西藏的一帶地方，元、明稱之爲烏斯藏，清初征服後列爲藩屬；同時以其位於境內的藏部及全國的西陲，故名西藏。據史記：當時的突厥和吐谷渾均尙唐室公主，棄宗弄贊亦援例奉表入朝求婚，太宗以路途遙遠，不肯答應；而棄宗弄贊疑爲吐谷渾從中作梗，即派兵進攻吐谷渾，戰事蔓延及四川並威脅到中國本土！太宗爲了與各族和平相處，便允許以文成公主下嫁弄贊。當文成公主許婚時，棄宗弄贊不獨接受了三個條件；並且百依百順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包括「十六要」與「十惡」，都是做人做事的道德標準，以灌輸藏人。因此，西藏的習尙漸爲中國所同化；可惜現在西藏所存有的這些標準早爲中共破壞無遺！

（二）中共滲透西藏實不自一九五一年始，遠在一九二四年當英國協助達賴喇嘛統一了西藏全境後，老班禪喇嘛則逃入青海。一九二八年中共還在井崗山落草設寨時，而毛澤東却認爲西藏是天外之國，於是乘著國府與英國的矛盾，便暗中派人前往青海找尋小班禪喇嘛（當時老班禪喇嘛已經逝世，小班禪已依同一手續而被立）；並利用這個年僅十三歲的班禪喇嘛，作爲分化西藏的

註①：關於這件事一九二五年俄國列寧格勒學士院出版了科茲洛夫氏的蒙古北部調查報告（俄文），根據這篇報告，葉茨 Yelts 氏更進行研究，並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在 *Burlington Magazine* 發表了一篇論文。我（本文作者）自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三月五日起至九日止，曾於東京朝日新聞發表以「科茲洛夫氏在外蒙之發掘」爲題之論文一篇，對此事加以介紹與論述。

②：雜誌支那學第一卷第五號所載，請參照拙稿「漠北之地及康國人」。

③：關於摩尼教的源流現在一部分學術界人士也有希望另於巴比倫宗教中尋求者，此處是根據最普通的說法。

④：請參看前揭②。

⑤：佛祖統記卷三十九。

蔣和聲

工具。由於數百年，來班禪喇嘛與達賴喇嘛這兩個佛教領袖，一直在爭奪西藏的宗教領導權。可是藏人視達賴喇嘛爲「慈悲佛」的化身，做了西藏世襲的精神領袖，其勢力遠比班禪喇嘛爲強大。因此，中共於一九五一年派兵入藏之初，便不得不利用達賴喇嘛，首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但經過一九五九年的抗暴事件之後，達賴喇嘛逃之印度，中共將西藏地方政府解散，由班禪喇嘛來作正式的傀儡了。

但班禪喇嘛做西藏傀儡僅有四個多月的時光，便傳出了他被捕的消息：據印度「標準報」五九年八月十一日報導：中共早已視班禪喇嘛之父爲一危險份子！當班禪奉命訪問北平時，他父親曾被陪同兒子前往；並遭中共的笞刑和侮辱。同時「印度快報」也說：「在上次抗暴中，班禪喇嘛之父已被中共列入嫌疑犯黑名單之首；當時爲了利用班禪，祇好對他父親加以軟禁罷了」。後來由於西藏不斷醞釀抗暴運動的緣故，中共才將班禪下獄的。

（三）黃君引述「觀察周刊」的報導說：「中共於一九六四年已運走西藏一萬二千件聖物及珍貴的手抄本，企圖慢慢消滅藏族文化的痕跡。又說：「中共正出售由過去七百年來，西藏歷代喇嘛積傳下來的黃金及其寶藏，價值約值六十三億四千四百萬美元……」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也許有人會問：西藏怎麼會有這樣多的金銀財寶呢？原來西藏東部的金礦量多質良，曾經有人把西藏喻爲北美加里福尼亞州第二。此外，尙有銀、銅、水銀、瑪瑙琥珀、珊瑚等，亦分佈西藏各處。藏境河川大都流出金沙及其他貴重的礦苗，不少地質學家認爲：藏東的金礦是取之不盡的。另一方面，西藏的各大寺院，以往都可以任人朝拜頂禮，每逢開放時，常有西北各省及蒙古同胞前往朝聖，並攜帶金銀去

獻給喇嘛。加以西藏的喇嘛及其世襲的貴族們，又多半歡喜積聚黃金和珠寶，故此喇嘛的財富就愈來愈多了。

尤其奇怪的是：過去七百年來西藏歷代喇嘛所積傳下來的黃金和其他珍藏，並非屬於私有，而是分別置於兩個主要城市的十幾座大寺院裏面。其中以西藏首府拉薩市為最多。因為拉薩市內寺院林立，除用金磚金瓦建築之外，裏面還有數不清的金質佛像和其他寶物。例如市中心最大建築物，當推唐文成公主所建的那座「大招寺」。寺內的佛頭上都戴着純金冠冕，正殿上的佛像冠冕還鑲有三十六顆鑽石；佛前一盞用純金製成的油燈，高約五尺三寸，重達二十二斤。該寺其他每一佛殿，也都有若干無價之寶陳設着；而這些陳設又多半是用黃金製造的。「大招寺」以外的「小招寺」，相傳是文成公主的修道之所，她為了思念家鄉，因此，「小招寺」的正門向東，裏面所陳設的計有：黃金塔、金質佛像、瑪瑙、琥珀等珍貴寶藏。

僅次於大招寺的「布達拉寺」，又稱「布達拉宮」，為歷代達賴喇嘛的宮殿，高三十三層，上蓋金瓦，裏面的幾十座佛殿，一律燃上酥油的燈盞；還有歷代喇嘛的金塔。——從第一輩達賴喇嘛起至十三輩止，每一輩達賴喇嘛各有一座金塔，以作安置他們的法身；並且每座金塔鑄用黃金均達十萬兩以上，更綴有無數的寶石呢。單是這十三座金塔及其陳設，已無法計算其中的財富，何況還有其他的佛殿，佛像及無數的寶藏？所以，熟識西藏情形的人士認為：中共在這十多年中所劫走西藏的黃金和其他各種寶物，可能不止六十多億美元的數字。

由於拉薩市郊的寺院也有三大座，其中以「德本寺」的規模為最宏偉。這建築已經過五百五十年的大寺裏面，以往常住有學經的喇嘛達七千七百人。屋頂

論捷克的悲劇

——俄帝對自由世界的警告

在舉世和平共存和姑息主義迷夢正酣之際，蘇俄帝國主義於八月二十日夜間率領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傀儡軍隊，侵佔了捷克。這一侵略行為給予自由世界一沉重的衝擊，也把共產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暴露無遺。

捷克舊稱波希米亞，自俾士麥起即已被認為是控制歐陸戰略上必爭之地；希特勒的納粹軍也曾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進佔這一地區，不久它就變成了納粹德國的保護國。一九四八年捷克共產黨從貝尼斯總統手中接管政權，蘇俄控制的力量隨之而來，但是共產政權並未給捷克帶來任何幸福。像俄帝一樣，人民深深陷於共產經濟暴政的壓迫，人民生活上的問題既不得解決，復加以政治

也像大招寺，布達拉寺一樣用的是金瓦，裏面佛像和酥油燈百分之七十五是金質的，其次是「色本寺」，規模雖然不及前者，只有五千五百名喇嘛；然其聖蹟特多，向為世界佛教家所最重視的「陀羅經」，便置於色本寺內，相傳這排平滑而光亮的圓石——陀羅經，是在遠古時代從天上飛降下來的。寶石上面所顯現出來的「陀羅經文」，真是法力無邊！祇要用一塊黃緞子拓印石上經文覆在死者的身上，便可以使死者不入地獄。但倘若死者不是修道有素的喇嘛却不能享用。據說：這寶石曾為喇嘛帶走藏於另一個深山中，後來中共為了追究寶石，先後殺死了二百餘名喇嘛！

再其次是「噶登寺」，為拉薩市郊的三大寺門中最小的一座。過去額定喇嘛人數為三千三百名，但它的歷史却為黃教中最老的一所寺院。由於西藏民族為三苗遠裔（舜竄三苗於三危，部屬蕃衍，逐漸南徙於西藏部落），淵源漢族，本來信奉喇嘛教，然其舊派紅教的勢力式微後，新派黃教繼起。因而「噶登寺」的歷史已達七百餘年，從宗喀巴大師的苦修至傳道都是由此開始的。寺內有宗喀巴大師的純金法身，重達五萬兩以上；其餘金質佛像和寶物尚未計算在內。這幾座大寺院多為中共所毀；即使保留一部份亦作其他用途。而寺院中的所有金質設備及其他陳設的寶物，却全部被中共運走無遺！

至於中共對西藏的控制原則是逐步消滅，它認為如過於激烈，可能引起藏人的拼命反抗；如滅絕西藏的宗教、文化等措施實行太徹底，則許多藏人將在未來的十年中還會繼續反抗中共的統治。是故，中共一面使附屬的行政機構「西藏化」，在七十一個縣市中加緊控制人口，而另一面則偷偷地運走其金銀寶藏。預料三十年後，西藏宗教文化將全部消逝無遺；而餘下的一部份年青藏人則逐漸被共匪同化了。（轉載自星島日報）

素心

上的壓迫，失掉了一切自由，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也沒有提供給人民以任何希望，反之，鄰邦德國的繁榮倒加強了對捷克的誘惑，內部鬭爭的結果，主張自由運動的一派戰勝，可是就在這民族稍現生機之時，俄帝的鐵蹄也就以閃電方式從陸空兩方面控制了捷京布拉格，斷絕她和西德及奧大利的交通，其他城市亦即隨着相繼陷落。

捷克人民由於對現狀之不滿，乃發生了自由民主改革運動，這從華沙會議集團來看，大勢所趨，捷克將來很有可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重蹈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之績，因此今年一月間捷克被推翻的當權派諾夫特尼雖離屬史大林

主義份子，而以蘇俄爲首的華沙集團的其他國家，却決心加以阻撓破壞，把捷克釘死在這一集團之內。在過去八個月中，俄帝和捷克爲了解決當前問題，曾於七月底在錫爾納舉行了四天會議，會後捷克自由派領袖杜布西克告訴國人說：「爲了主權，我們要與蘇俄聯盟」；捷克已贏得各黨根據其自身之特殊需要，以實行其計劃的權利，我們已維持我們所提出的諾言，對捷克人民言，除了一九六八年一月所開闢的路線以外，別無他途可循」。很明顯地捷克在這場會議中拒絕了回歸到今年一月改革運動未開始前的老路，這也可說算是勝利的結束。也就在這八月一日宣言發表的同日，捷克又在布拉底斯拉瓦和華沙會議國家舉行了爲期一天的會議，會後還發表了所謂「多腦河宣言」，強調「兄弟黨間的諒解」和「彼此間不可破的友誼與團結」。

這種官樣文章的簽發，表面上似乎很爲和諧，實際上捷克是在被壓迫下而簽訂的，決無疑義。因爲在七月中旬由蘇俄所召集的華沙公約五國首長會議，便曾在會後用五國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致函捷克，反對他們的自由民主化運動，且還一度遣兵入捷，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藉以鎮壓和威脅。蘇俄軍隊其後又不斷地在捷克周圍舉行軍事大演習，這種武力的炫耀，自然顯示蘇俄有隨時進兵捷克的野心。

結果，在八月廿日俄帝軍隊終於聯合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的軍隊正式侵入捷克，實行了百分之百的武裝佔領，如果讓人迴顧一下前面所說的「多腦河宣言」，可說那完全是假藉外交辭令的「美麗的謊言」。

現在俄帝佔領捷克已成匈牙利抗暴運動後最爲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我們縱觀該一事件的後果，約可推斷出下列幾點原因：

一、所謂「自由民主」一詞雖然是共產主義慣用的術語，但自俄帝成立五十年來，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也無論在政治經濟或新聞文化方面，都日見其加緊箝制和加緊扼殺，因爲共產主義理論，雖然主張「民主和自由」，但在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政制下，這一切都不准存在，華沙公約國家事實上就是俄帝對抗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外圍組織，所以在俄帝集團內決不准任何國家因要實行民主自由制度，脫離組織，而影響整個共產集團。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兩國的脫離俄國控制，已使俄帝遭受沉重打擊，始終無法收拾，所以這次對捷克絕不能再放鬆一步，以收殺雞嚇猴之效，並兼以貫徹血洗匈牙利政策。

二、戰後東西德之分立，形成自由民主和假自由民主的鮮明對照，俄帝惟恐最接近西德的捷克蒙受感染，所以老早便給西德加了一國「軍國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徽號，而在圍牆裏的東德，也自慚形穢，自知無法籠絡人民，更懼捷克和西德發生進一步的外交關係，乃在狄托結束捷克之行後，東德共黨頭子烏布里奇特立即訪問捷克。八月十二日烏某和捷克領袖杜布西克會談七小時之久，據他們發表的公報說：「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在團結平等與尊重主權的原則基礎上，這次會議自然導致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與

捷克共產黨之間，德國民主共和國與捷克之間，發展爲兄弟般的關係」。兩國共黨將繼續致力反抗西德復仇主義、軍國主義和新納粹主義，兩國進行大規模有效率的合作，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兩國的經濟」。這是篇官樣文章，烏某捷克之行自然是代表俄帝的意旨，希望藉此斷絕捷克和西德間經濟和外交關係的發展。

三、八月十一日，南斯拉夫的狄托結束了布拉格之行，他此行在經濟方面達成了「彼此互通有無的關係」，在政治上南國表明「支持捷克的自由民主運動」，八月十三日羅馬尼亞的蘇辛科也訪問了捷克，他們「同意經濟技術互助與合作」，並「反對蘇俄干涉他們的內政……」他們達成了二十年友好協定。在這些一系列的會議之中，捷克顯然獲致了成功。在它的自由化運動中，在精神上已得到了幾個鄰邦的支持。

可是這種對捷羅南小集團爲加強團結，而對蘇俄則爲分裂運動之舉，已駭駭乎半個世紀來的共產帝國更加動搖，捷克今天的表現，正是從前狄托、毛匪和阿爾巴尼亞等所走的老路，既使蘇俄不滿和憂慮，也使它不能甘服，因爲如果聽其自然發展，即無異給其他共黨國家以鼓勵，使共產帝國爲之結束。由於最近蘇俄在其機關報「真理報」極力設詞攻擊它的思想敵人——南捷和毛匪僞政權等的行動，尤可證明蘇俄的用心。

事實還不止此。在九月底蘇俄在「真理報」上的論調，已經公開表明不承認禁止使用武力的聯合國憲章，它這一論調的意義乃在於「根據聯合國憲章中若干條款，它有權以武力干預德國聯邦共和國」。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在聯大演說中曾指斥蘇俄說：「就這件事而論，憲章中的第一百零七條或五十三條，不論是單獨的或共同的，以及憲章或國際公法的任何部分，都不曾給予蘇俄得以武力片面干預德國聯邦共和國之權利」。可是蘇俄既厚顏無恥地敢把這一陰謀公開揭露，顯然，對捷克的佔領，僅是攫奪中歐其他國家，尤其是攫奪西德的前奏行動。蘇俄的這些行動，它不會不知道可能導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或將依照該公約而採取自衛措施，但它仍然敢於發動這種武裝侵略，第一是有鑑於當匈牙利抗暴運動時，西方盟國都袖手旁觀，坐視不救。它在這種公式的推演下，故敢於公然出兵佔領捷克，並迅即控制德捷邊界，把捷克做爲進攻西德的基地，毫無疑義，蘇俄在戰略上已佔了先着優勢地位。第二、華沙公約國本身固然是四圍五裂，危機重重，但北大西洋公約國也不見得真有堅強的團結，其中譬如該集團主要盟國之一的法國便是一個和俄國公開勾結、公開實行分裂行動的一員，蘇俄利用這種弱點，先發制人，既一方鞏固了自己的陣地，一方面又給予北大西洋公約一沉重的打擊，可說一舉兩得。

捷克被佔之後，聯合國大會雖曾有提議討論的國家，但結果在蘇俄一張否決票之下，任何討論或譴責都無計可施。祇有眼巴巴地看着這一強盜集團的橫行霸道。

蘇俄佔領了捷克之後，舊日的親莫斯科份子，又形活躍，即現在負責政實任的人員，也不得不在蘇俄武力的重大壓力下，重新對新聞自由加以限制，對黨政的自由份子加以清除，對佔領軍的留駐承認為合法。事實上這一表面上尚稱獨立的國家，至此業已名存實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力圖避免國際武力衝突，在東西對峙局面下則極力保持武力的均衡，多年以來，民主國家間的態度雖然不夠堅強和積極，但大致在冷戰局面下尚能維持一個均衡的態勢，在這種態勢的裏面，做為盟國領導國家的美國則抱息事寧人態度，在匈牙利和捷克兩次事件中，美國已喪失盡了鐵幕內的人心，也使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士為之失望。因為明明共產集團業已分崩離析，莫斯科已再無精神上統御的力量，而民主國家却不知利用此天與的機會，反而傾心於所謂勢力範圍，默認鐵幕內國家應由其自行解決，猶隔岸觀火，聲色不動，照這種情形，被共產暴力壓迫侵略的國家，它們的抗暴運動或自由化運動，惟有任其自生自滅了。民主國家如承認共產集團的所謂勢力範圍為不可侵犯，則不獨民主國家今後將再無理想可言，反之，即在越南的反共戰爭，也顯得毫無意義，因為美國祇知尊重共產勢力範圍的思想行為，過去既未曾給予越南反共人民以精神鼓舞，將來自由世界

瀚海風光

瀚海蒙語叫戈壁，戈壁也就是沙漠。

在東北的盛夏，旅行呼倫貝爾高原，是消暑理想的好去處，在那高地涼爽的夏風裏，你可以在那開滿山石竹花和桔梗花的平坦大草原上騎馬漫遊；你可以在那開滿野芍藥花的呼倫池（湖）濱垂釣；你可以在那銀白色的樺林中狩獵和採集植物標本；你可以在那開滿胭脂花的河岸上露營，把帳棚張在那紅豔豔地掩映如霞的花朵裏，更可以在那高原城市的海拉爾享受現代化的生活。在這一段美麗的高原假期裏，你將會瞭解很多蒙胞的生活情形。

當你去訪問每一家蒙古包，或者是在海拉爾燈紅酒綠的社交場所裏我相信你所聽到最多的是有關瀚海的事情。自古以來這些居住在海海邊緣上的人們，就總願意把瀚海當做最有趣的談話資料，尤其是那些往返瀚海的旅人，也彷彿總有一些說不完的奇異經歷。當你一去到翠碧如鏡的貝爾湖濱，你就能看到一隊隊的光駝和馬匹，僕僕風塵地從沙草連雲的遠處走出來，停歇在柳蔭搖撼的水濱，既疲憊又喜悅的神情，閃鑲在一雙雙晶亮的眼睛裏就彷彿是在告訴人們：「我們已經很多天沒遇到水啦！」你看牠們都把頭低下來，快樂的吻着水面，一喝再喝的。這些橫越瀚海的商隊，多半都是遠從察哈爾，綏遠，甚至寧夏前來的。

恐更將因此而遭受無窮的禍害了。

至於聯合國，對於此等重大問題，目前充其量也祇能作講壇式的議論，在蘇俄握有否決權的情勢之下，它不會做出積極制裁蘇俄集團侵略的決定，在當前自由與極權勢力作生死決鬥之中，這一國際性的政治組織顯得如此有氣無力，真是人間的憾事！因此要想它能積極發揮國際警察的任務，那還要靠幾個大國在實質方面的積極努力，否則即使有所討論，亦必無補時艱。

可是捷克事件對自由世界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刺激作用。就中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使對北大西洋公約持離心態度並對蘇俄從事勾結，以謀與美國對抗的法國，大徹大悟。它已表明復歸北約組織的意向，它也指控蘇俄沒有正當理由而侵略捷克，對於蘇俄聲稱俄國及其衛星國的軍隊必須佔領捷克，以對抗西德陰謀一節，亦加拒斥。至於對其他盟國內夙抱對蘇妥協姑息乃至和解態度的人們，實不啻為一驚天霹靂，捷克事件喚醒了他們的迷夢，重新辨識，共產主義的醜惡面目始終是陰謀吞噬弱小國家民族，敵視民主制度。我們相信捷克人民此番覺醒與反抗，已無異宣告共產主義在他們心目中的死亡，他們的民主自由運動必將對俄帝的壓迫繼續反抗下去，而自由世界也唯有以思想對思想，以武力對武力，照安排好的日程去解救在共產暴政下壓迫的人民，世界上才真會重現和平的曙光。

梅濟民

假如在那晴朗的塞北暮春天氣裏，你從貝爾湖濱的布隆多爾蘇小鎮出發去達里岡庄牧場，作一次五日程的瀚海旅行，你將會遇到很多奇異的經歷。當你一走進廣袤無垠的大沙漠，你就會看到一片藍得出奇的天空，在灰綠色的沙草間，遍野盛開着紫色的馬蘭花，在廣大的戈壁上，真正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帶實際並不多。在沙漠邊緣一些低濕的地帶，還生長着艾草和薄荷草之類的植物，當你騎馬從這些地方走過的時候，那股醉人的清香，會隨着人馬飄散出很遠，在戈壁上行旅的蒙古婦女，常常會把它採來編成環戴在頭上遮蔭，或插在馬籠頭上當配飾。那些名叫十八枝兒的小花，在沙地上開得紅豔豔的，枝葉就像豌豆似的細細的爬滿一地，沙漠上的旅人常愛把它插在帽子上，讓成串的小花從邊緣垂下來搖晃在微風中，或是掛在襟前的鈕扣上，在瀚海寂寞的行程中，有足夠的閒暇供你去欣賞生長在沙原上的奇異花草。一路你都會遇到百靈鳥，不斷在蔚藍的天空上翱翔上下，嚶嚶嬌嬌，以悅耳的歌聲來替荒漠上的旅人解悶，這些旅人的快活小天使，把巢都建造在泉水和河岸綠洲的附近。啊！這沙漠裏的春天，還是一樣的迷人。

離開貝爾湖，一日程一過塔木賽克廟，百靈鳥的鳴聲就開始稀少了，這時你必得仔細的檢查一下駝駝所馱的水袋，是否完好，因為從此向前，在浩罕的

大漠裏，人畜隨時都有被渴死的危險，同時跟百靈鳥聲一樣的，是地上的植物亦在逐漸稀少，在漫漫的黃沙中只生長着一些半似草半似木本的植物。有一種名叫刺松的植物，就像枯藤一般屈曲糾盤在沙地上，馬一踏踩就會碎裂成縷，但是駱駝却非常怕它那些尖利的長刺，它們成片的生長在沙地上，成為沙漠旅行的一種障礙，因此一些旅人在風大的天氣行經這樣的地帶，就藉着風勢放火燃燒。有一種蒙語叫布都勒哈那的紫綠色沙蒿，是駱駝最喜愛吃的植物，有一種蒙語叫阿爾察的植物，高約一尺多，是一種盤結在地面的柏科植物，馬也可以吃。有一種叫哈兒哈護麻的小樹，高約三尺左右，就像落葉的柳條，色黃而亮，開着像金雀花一樣的小花，樹皮堅韌而華美，這是古代塞外武士用以纏飾弓矢的材料，在旅程中你可以拿它當繩索用。有一種叫哈喇護麻的小樹，高不盈尺，像蛇一般的彎曲在沙地上，而且還能放出一股淡淡的芳氣，這是大漠中最好的柴薪，在這萬里平廓的沙原上露宿，這是最理想的營火燃料。在瀚海中生長的植物多半都是羣集的，找到一種甚麼植物，一連幾里或十幾里都是這單一類的植物。就像植物也有領域似的。在距卓爾圖布爾以北半日程的地帶，遠遠從馬上就會看到一片白蕪蕪的東西遍鋪在沙原上，還隨風輕輕的蕩動着，也許只有走近你才能看得清晰，那原來是一片高而纖細的沙草，蒙語叫得勒蘇草，潔白光艷，是編製涼帽的好材料，從古代在北方一些大城市裏，就有人販賣得勒蘇編製的涼帽旅行瀚海的商人，會用它編製華美的鞍墊和蓆子，白天可以替駱駝或馬兒遮蔭，夜晚又可鋪在沙上睡覺。如果在瀚海中你碰到一些枯樹，高均丈許，大者合抱。可憐的聳立在乾旱的沙地上，你不要認為那是一些枯死的柳樹，那就是著名的查克木，看起來好像已經枯死了，實際上它們是正在活着。你不要瞧不起這些半死半活的無葉怪樹，它們可能是這個世界上對環境適應能力最高的一種生物。它是一種燒炭最好的材料，皮木黃，木質堅重而脆，蒙胞一向都把它當做藥材；把它燒成灰可以醫治胃病和充做催生藥。凡是在沙漠中生長的植物都是多年生的，而且生長的都非常慢，在酷寒烈暑氣候變化無常的情況下，它們都具有極高的適應能力，而顯示出一些無法言說的生命奇跡。

在生長着植物的沙漠地帶露宿，第一個注意的事情就是要防備那成羣的野鼠，牠們會趁你熟睡的時候偷偷把你的食物袋咬破，把食物全部運走或流撒在沙地上，甚至還會咬破你的水袋，使你渴死或餓死在這渺無人烟的大漠裏。一些攜帶商品的駱駝，都隨隊帶着幾隻小猫，一到夜晚宿露，這些小猫就成了沙漠上最好的衛士。第二個要防備的就是遊蕩在沙原上的餓狼，牠們是野生動物中最狡猾的一類，常會趁着沙漠上的黑夜攻擊旅人，不過這一項你倒不必過分擔心，所有的駱駝和馬兒，都能負起看狼的責任，狼只要一出現在四週，馬兒就會嘶嘶着把你喚醒，就是那愛沉默的駱駝也會伸過頭來用嘴把你碰醒，理由很簡單，因為牠們也都怕狼。有時在最危急的情形下馬兒也會起來迎戰，牠們

不顧一切的叫囂着，彈起後蹄猛烈的踢踏着。在瀚海裏旅行你一定得帶武器，在宿營的時候你一定得把武器放在身邊能够伸手摸到的地方，而且還一定把牲畜圍繞在你四週。除了狼和風再就是狐狸和野兔。飛禽中除了百靈鳥還有一種灰色的大鵬，這種巨大的猛禽，除了捕捉沙原上的狐兔之外，還常常在空中躍躍欲試的尾隨着瀚海中的旅行駱駝，有時牠們會飛入瀚海深處，去揀食被旅隊遺棄的病駝死馬，迷途的，或因缺水昏倒的旅人，最後都難逃脫這些猛禽的利爪。

離開貝爾湖西南兩日程，就進入寸草不生的沙海地帶，在馬上舉目四顧，平沙茫茫，天野空曠，置身在這樣的境域裡，不禁使人生出一股空虛蒼涼的感覺。那種可怕的靜寂，就像天地都死亡了，在遠處地平線上正蒸騰着一種灼灸的氣體，使人覺得彷彿連空氣都是搖動的。在火樣的陽光下，從遠遠耀耀的沙面上，蕩來一陣陣的熱風，使你對前途生出一種無名的恐怖，一陣陣懷涼孤單的感覺擊上心頭，在此刻你能充分體會出一個被人羣遺棄的人的那種滋味，一個敏感的人，也許還會淌下幾滴眼淚。不過你到不必過分的憂懼，看那些蒙古旅人，悠閒的騎在駱駝上，手裡數着一串念珠，安安靜靜的在默誦着佛號，面對冷酷無情的沙海，絲毫無動於中，似乎他們已把死亡邊緣的旅行，完全置於度外，一聲「阿彌陀佛」就已進入一個超然境界。

在漫漫的沙海中旅行，你必須時時保持心靈上的平靜，如果任性的憂慮恐怖，可能在旅途上支持不了多久就會病倒，在瀚海中旅行，無異就是一種心靈修養的考驗。無論碰到黑風暴，熱浪和駝馬驚羣等一些難以預料的恐怖事件，必須心神寧靜的處理一切，因為在瀚海旅程中，一個旅人就是他所隨行的牲畜的心理依靠，遇到事情如果要先表現出一付聲色慌恐的情形，牲畜們就更容易發生驚懼狂亂的行動，在恐怖心理的驅使下，也許牠們會不顧一切的掙脫韁索，盲目的奔逃四野，杳然無蹤，而把你孤孤獨獨的遺棄在無助的大漠深處。

當驚天動地，飛沙蔽日的黑風暴來臨的時候，一看見遠處飛滾的黑雲，就得趕快停下來，儘可能尋找一帶較高的地方，讓牲畜頭朝內緊聚的圍成一圈，然後命牠們擠着爬下來，你覆身在牠們中間。在那飛石揚沙的恐怖情形下，必須扯緊全部的韁索，厲聲的吆喝着，以壯牲畜的膽量，但是聲音一定要是鎮定堅絕的。當炙烤人畜的熱浪來襲的時候，沙漠裡就像一片火，那一種不能忍受的燥烈感覺簡直會讓人發狂，這時你必須表現出最高的耐力，親身走在駝隊的最前面。在黑得像墨一般的暗夜裡，為了防止駝馬的驚羣，最好在宿營的地方燃一堆火，因為在沙漠中旅行多日，人畜的體力俱降，在這種感覺模糊的情形下，最容易產生一些恐怖的幻覺，尤其是在黑暗的夜色中。在瀚海旅行天數一多，人總是被一團混亂不清的夢境困擾着，往往在白晝裡騎在駱駝上都會作夢，是在這種情形下，人最容易看到幻像，在雨後或者是黃昏，常常會驚異的看到前方遠處有一隊騎影，或是一片林木叢茂的村落，或是白亮一片汪洋的

海水……。這只是一種神秘的幻景，惹使你空空的歡喜一場，就彷彿是上帝特別利用這些美麗的幻景，來慰藉精疲力竭行走沙漠中的旅人。有些蒙古人一碰上這種奇異的遭遇，就虔敬的不得了，總以為是神明的顯聖，於是立刻下馬跪在沙地上，誦經膜拜，久久不前。

蒙古人幾乎全是喇嘛教的信徒，在瀚海的旅途上無論碰到甚麼都要跪拜誦經。在無垠的沙漠中，那些用亂石堆砌的鄂博，就是旅人精神上的歸依，藉着宗教信仰的力量，在這遠離人烟的荒漠上，它會賦予人們心靈上的安慰，和增強旅途的自信心。對茫茫的前程，不感恐怖，不感懷疑。每一個蒙古人都相信它會保佑旅人的一路平安。在平廓的沙原上遠遠從地平線上一發現鄂博的影子，他們就會虔誠的合起掌來，喃喃的誦經和祈禱，一走近鄂博就停下駝馬，拂去週身的沙塵，上前跪拜，然後繞鄂博一週，從地上拾起一個小石塊恭敬的堆在鄂博上，這才能上馬離去。其次像遇到井泉，沙漠中的小河綠川，或遇遺棄沙上的白骨，或因疲憊駝馬不前等，也都要虔誠的誦經、祈禱、膜拜。

當行至貝爾湖西南三日程的地帶，就會碰到一些擺在沙上的駝馬骨骸，沙漠中的每一塊白骨，都代表一段悲慘的故事，原來這是瀚海中的一條古道；那是從外蒙車臣汗的重鎮克魯倫，橫斷大漠南至元代的上京多倫城的一條古道；這是整個瀚海中最險的八百里地區。遺棄在沙上的白骨，多半都是一些因在旅途上疲勞餓渴而死的牲畜。從古至今，成千累萬，已經撒滿一千五百里的沙漠古道，湊成了一溜天然的路標，使今日循着這條線路旅行的人們，永遠沒有迷失的憂患。你循着可憐的白骨在沙原上不管向南向北，每隔幾十里就會找到一處井泉，原來沙漠上的路線都是依水源為根據的，只有水才是沙漠旅行的惟一安全保障。

北從哈達圖井、博羅託楞井、海拉蘇臺井、嘎順井、阿魯晉井、烏蘭達布蘇井，直到南邊的霍米泉，從此再向南一路每隔幾十里都有大小河川相迎接，這是古代的一條重要軍路，也是瀚海中最理想的一條旅行路線。但是其他的路線却大不相同，完全得靠豐富的旅行經驗自己摸索，在風沙不斷更改地形的大沙漠裏，是無法運用記憶的，一切都根據一個既定方向朝前慢慢地摸索着，於是危險的事件就層出不窮了。一些居住在瀚海邊緣的小村鎮，或游牧部落，常常會看到從荒涼的沙原中逃出一些無主的駱駝和馬匹，有時甚至連鞍韁或貨物還完整的臥在身旁，一看見這些在半死中掙扎着的可憐牲畜們，就能猜想出在瀚海深處又發生了甚麼。有時在放牧的馬羣中忽然多出了一匹疲憊不堪的陌生馬兒，在這個神秘的發現背後，都會隱藏着一段永遠無法被人知曉的慘慘故事，在瀚海中旅行經驗是重於一切的，也許多熟悉一點瀚海裏的知識，有時就能救了整隊人畜的性命。

在瀚海的旅程中，牲畜是絕不肯輕易離開主人的，除非迫不得已，因為在險惡環境逼迫下，人畜之間無形中就產生一種深厚的情誼，無論你隨帶一些甚

麼家畜，都不需驅趕或吆喝，只要你走在前面，牠們都會乖乖的在後面跟隨着。有時一個旅人在那空蕩悲涼的大沙漠裏已經死了好幾天，那可憐的馬兒還在身邊守候着，有關駱駝在沙漠裏拯救主人性命的事，更是時有所聞。在瀚海中一些迷途的旅人常把駝馬等放開，讓牠們領着主人去尋找水源，或尋找出能夠脫險的安全途徑，有時牠們表現的比人還優越，牠們就憑着單純的直覺循一種奇妙的靈應，而作出了許多人類所沒法作到的事情，這也是宇宙造物的一種奇妙得無解釋的現象。

在瀚海裏不能完全依靠地圖，在地圖上所記載的一些地名，十有八九都是一些古廟或臺站的廢墟，可能對你的旅行毫無助益，而且還為你空添一陣失望的懊喪。更不能依靠地圖上所載的一些湖泊和井泉，因為那可能是一些人畜都無法飲用的鹹水湖，而井泉也隨時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險。就是在河流的沿岸地區，也存在着能令全隊人畜致命的陷阱地帶。在水流緩慢的沙漠內陸河流的兩岸，多半都成為受水浸潤的軟沙，一旦人畜陷入，愈掙扎就陷沒愈深，毫無搭救的可能。因此在瀚海中無論你怎樣的乾渴，遇到河流須要先經過一番審慎的偵察，才能帶領牲畜涉足走近，除非你看準河岸是由一片粗沙石所鋪成，或生長着茂密的青草，那才比較安全。有時在沙漠中饑渴的牲畜一看見水，就不聽控制，不顧一切的盲目奔向水，那些被陷入險沙中的駝馬，都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臨近河流的時候，必須把全隊牲畜的眼睛都用布遮擋一下，等偵察妥當後再放牠們去飲水。在遼闊無垠的大沙漠中，如果失去隨帶的牲畜，那你本身也難脫逃亡的惡運。最可怕的還是那些潛流在地下的河溪，奇特的沙漠內陸河流，在沙原上流着流着，整個的河流往往會忽然潛入沙下，因此在一些細軟的沙原上它們會造成廣大的偽裝陷阱，根本就沒法令你預先察覺，因為它看上去與一般沙地完全一樣，當你發覺的時候已經是一切都晚了！這些沙地只在表面上有一層乾燥微硬的沙層，人畜一踏破那層硬壳，則立時下沉，下面都是深不可測的鬆軟沙水，為了防止這種可怕的遭遇，在瀚海中旅行必須了解於旅行地區的地理。在有暗河地帶的沙漠裏迷失方向，是一件危險萬分的事情，除非是在天寒地凍冰雪連天的冬季裏，才能避去可怕的意外，但是在風狂雪暴的險惡氣候下，也有另一種致命的危險，因為連綿幾晝夜的暴風，把人畜全部凍死在冰雪茫茫的大漠深處，也是常有的事。

從古至今一些軍事家們，都把瀚海看成軍事行動上的畏途，歷代出塞征討的將領，都嘗試過瀚海嚴酷無情的教訓，每一項軍事行動都有上千累萬的人畜，埋骨在無情的黃沙裏，以致使後人傳說紛紛，使這千里遙遙的大漠籠罩上一股神秘恐怖的氣氛。常有旅人講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人在荒涼大漠的陰天雨聲中，聽到過千軍萬馬對陣的吶喊聲；有人在朦朧的曉霧中，聽到神秘的戰鼓聲；有人在黃昏迷離的暮靄中看見古代盔甲閃爍的騎隊……這些無稽的談論，曾為旅行大漠的人們造成一種重大的心理威脅，甚至有很多水草肥美的

綠洲，人都不敢在那裏居住。在瀚海中長途旅行，因為勞累過廣再加上氣候差距特大，人們在感觀會發生一些錯覺是在所難免的，但是一般迷信的旅人全愛把這些解釋為神鬼。在瀚海中旅行本來就够恐懼的了，再加上人爲的精神威脅，真是够人受的了。在乾燥的沙地上，經常發現古代武士的遺物，斷刀、殘箭、廢盔、碎甲；有時幸運的在大風暴過後，還能在沙丘上拾到古時的金飾，或者奇異的銅器這可能都是古代征人或避戰的部落的遺物，也許這些地區曾是戰場。面對着沙嶺縱橫斜陽荒暮的大戈壁，也許能够想像出當年腐屍連野瘦馬空營的悲慘景象。

在滴水千金寸草不生的瀚海裏，也有優美醉人的一面，在我們這個沒有一塊不美的國土上，一切都在於是否懂得去發掘它的美。在旅途上也許會遇到隱匿在瀚海深處的小小世外桃源，寧靜得幾乎就像一首美麗的詩；像多爾吉瀾布爾，幾戶人家靠着沙漠中的一條小河流的綠洲，和和樂樂世代耕牧，那種自在優美的生活情調，實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在庫音額列蘇與世隔絕的翡翠一樣的小天地裏，柳蔭花影，閒逸恬靜的風情，更會羨煞遠從塵囂中前來的過客。

在瀚海中有些地帶鋪滿晶瑩光潤的五彩大小石子，小者似珠似玉，大者似瓜似盆，晶紅柔綠，閃爍遍地，尤其是在雨後新晴天氣裏，在澄澈清明的陽光下，就像旅行在一片鑲滿珠寶的大地，燦爛滿野，這該是怎樣一種奇異醉人的景象！

瀚海的黃昏，更是令人迷醉的奇景，那一片炫神耀目的霞彩，奢侈的鋪滿了長天廓野，在坦蕩無垠的平沙上映照着胭脂一般的靛紅，天空就像裝飾着一片火焰，這幅豪壯熱烈的美，會深深的浸透旅人的胸懷，如果趁着這一片美艷的光彩，回顧一下自己斜印在大漠上的騎影，更是富於詩意的一刹那。瀚海中的黎明雖然帶着像深秋一樣的冰冷，但卻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神奇光色展覽，在一層淡淡的曉霧裏，玫瑰色的朝暾正表演着它那裏微逗人的歡笑，在黎明的沙原上籠罩一層藍濛濛的醉意，一道沙嶺都像在魚肚色畫布上抹下的一筆柔潤的深藍，在天地間一幅和諧的色調是够你陶醉竟日的了。然後是隨着一陣美麗的紅暈，從地平線後射出來的萬道光箭，爲沙海塗上一片金黃，於是你一天的旅行又宣告開始了。瀚海上的夜晚才是旅途上真正的享受呢！經過一天疲憊之後，把手氈鋪在軟軟的沙地上，安然的睡下，輕鬆舒適的滋味真是沒法形容。在睡前可以盡情欣賞滿天熠熠的繁星，在缺少雨水的瀚海天氣，總是晴得如水洗一般，星星也顯得特別明亮，靜靜的躺在沙原上，會感覺到每一個星座都離你很近，恍如睡在一個裝飾華美的圓頂下，使內心湧起一股「鋪地蓋天」的豪興。

。瀚海的月夜，更富於一種超脫的美，旅人如果在瀚海度過了幾個月夜，將會終生難忘，月光照在沙上，遠遠近近就像一片銀亮的大海，既淒涼又優美，沙上曲綫的風痕，在月色下就像海上的波紋，你彷彿躺在海面上，迴顧四週銀濛濛的一片，在空茫孤寂的感覺裏，也許你會把生命中全部經歷重溫一下。

當離開貝爾湖第五日的黃昏，就進入了達里岡庫牧場的邊界，這是挾持在大沙漠中的一塊長達四百里的綠洲，四週都是深遠無邊的沙海，這也是一個美麗的世外桃源，看那些閉靜的蒙古包，搭蓋在開滿野花的草地上，雪白的羊羣馬羣背襯着遠空的雲朵；聽那些快樂女郎的嘹唳歌聲：「拍去滿身塵沙，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來客，也許這趟驚險的瀚海旅行，會使你得到無數寶貴的啓示。不過我老實的告訴你，這還是瀚海中最短的一段旅程呢！」——轉載自中央日報。

教育部即將成立 邊疆教育委會

教育部將成立邊疆教育委員會，聘請對邊疆教育富有研究的專家，共謀推進邊疆教育，調整各機關對於邊疆教育的設施。

其所頒佈新修訂的「邊疆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全文共十一條，其中規定：

①該會委員，由教育部聘請主持邊疆事業或對於邊疆教育富有研究之專家卅二人至四十人充任之。

②該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部部長兼任之。

③該會之任務如左：一、研究邊疆教育之辦理原則及各項實際問題；二、籌擬並審議推進邊疆教育各種方案；三、建議調整各邊疆教育專業機關；四、建議調整各機關邊教經費；五、指導邊疆青年升學及就業。

該會應事實上需要，得分組研究。

④該會每年開常會一次，遇必要時得開臨時會，均由主任委員召集。

⑤該會委員均爲無給職；但開會時得酌送交通費。

⑥該會議決事項，由教育部商同各關係機關施行。

⑦該會設執行秘書一人，幹事若干人，秉承主任委員處理會中常務事務，由教育部派充或指定職員兼任之。

今日西藏慘象

據一位訪問過西藏的美國記者稱，今天的西藏已變成一塊鬼域，昔日充滿神祕的富庶喇嘛樂園，已成爲歷史的陳跡。

一九五五年西方的統計，西藏總共有人口六百萬人，到一九六二年只剩下三百萬人，今天，西藏四十七萬平方哩的土地上，只有一百三十萬人。但是其中的卅萬人，據說已遭共匪殺戮，所以西藏人口現在絕不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中共統治西藏的「德政」！

西藏原有寺廟三千，現在幾乎全遭摧毀，十五萬西藏喇嘛，共匪只允許存在四百名，其餘不是被迫勞動，就是慘遭殺害，而這四百名倖存的喇嘛，根本沒有宗教自由，只是被當做共匪不把喇嘛趕盡殺絕的一個招牌罷了。

儘管莫斯科在東歐又採取新的猙獰壓迫手段，但是在亞洲共黨仍帶着一付比較凶殘的面貌。由於在西方突然地發生了很多事情，分散了大家注意力，因此世人已忘記了西藏一直在繼續忍受的痛苦，在一九五〇年，西藏首先遭到中共陸軍的迫害，然後在兩年前，又受到紅衛兵的侵擾，接連不斷的攻擊，已把這塊世外桃源，變成了可怕的喜馬拉亞山區地獄。

自從第一個中共軍事頭目搬進拉薩的喇嘛廟以來，西藏的一百三十萬人民中，大約有三十萬人已遭殺害，其中很多人是被用野蠻的方法弄死的。有若干情形是整個的村落遭到機關槍的掃射。由於很多人企圖以自殺方式，來逃避這種恐怖統治，共軍已在拉薩河兩岸，用鐵絲網築起柵欄，防止人民投河，至少有八萬西藏人——其中包括達賴喇嘛在內——已選擇流亡的途徑，另外有二十萬人——其中包括班禪喇嘛在內——已遭監禁，或在勞工營中做苦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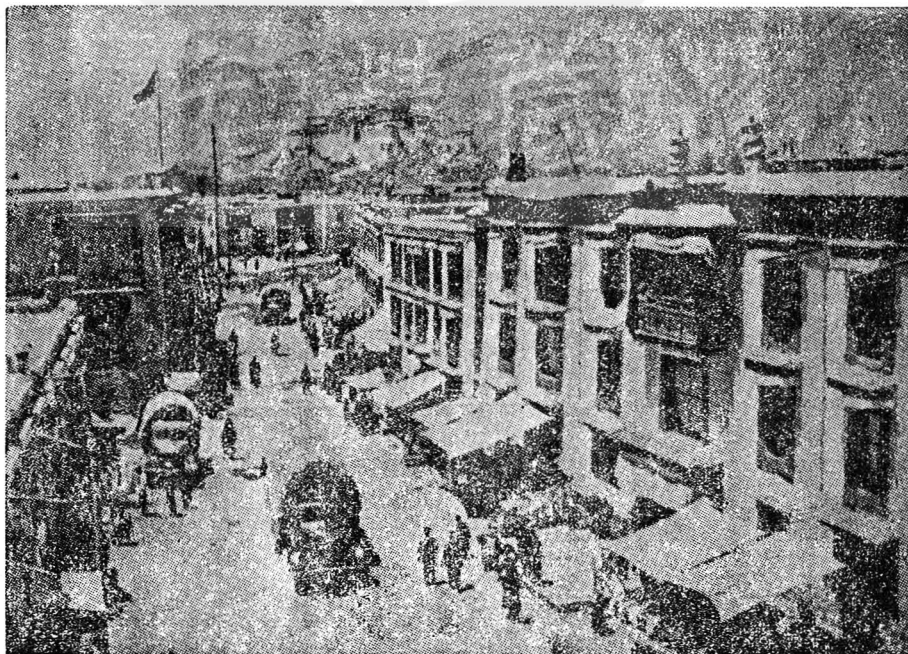
西藏的三千座寺廟多遭摧毀，或充當營房，其無價的藝術寶藏均被裝運到大陸內地。不久之前，一隊瘋狂的紅衛兵搗爛了一座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千手觀音菩薩神像，紅衛兵把這座神像和其它佛教經典一齊丟到拉薩城的已遭破壞的廟後面的陰溝裏，予以焚毀。以前西藏有十五萬名僧侶和喇嘛，如今只剩下四百名被留下來當作裝飾門面之用，如今他們的赤褐色的袈裟已被剝下來。所有各種宗教生活均受到嚴厲的禁止。

西藏人甚至有絕種的危險，許多人因被迫動手術而失去生殖能力，以減低出生率，兒童被送到遠處的學校。探望這些小孩子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未獲許可，沒有一個西藏人可以到二哩以外的地方去。而且中共已遣送數萬人到西藏來殖民，並把大約一萬六千名西藏少年送到內地，接受洗腦。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已把這種有系統絕滅西藏人種的作法，稱爲「大屠

殺」。聯合國會三次譴責北平「違反基本人權與自由」。

西藏人會勇敢地抵抗中共的破壞。凶猛的山地人發動血腥的暴動，被強迫征召入伍的西藏人不時地反叛，以武器對準中共。北平所設立的偽「西藏自治



共匪蹂躪下的拉薩街市

區」組織業已崩潰，因爲與中共合作的西藏人——包括毛澤東所挑選的班禪喇嘛在內——也不肯再與中共合作。中共不得不實施軍事獨裁，到了去年秋天，北平乾脆正式放棄西藏人自治作幌子的虛僞作法。

（節譯自九月十三日「時代週刊」）

特載

蔣總統對九年國教開始實施訓詞

國民中學的校長、師生、和家長們：

今天我們民族復興基地，所有國民中學，同時舉行國民教育九年制始業的開學典禮，這是我國教育史上對於現代國民知識體能與公德修養，更進一步劃時代的嶄新的一頁。

政府在此反共救國期間，不計財政困難，乃毅然決然，將國民教育自六年制延長為九年制，並決定從五十七學年度起，貫徹實施，這就是鑒於教育為培植現代國民，建立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根本要圖。而此一國民教育之延長，不徒為國民教育水準的提高，實亦為整個教育革新的開端，特別是為復興中華文化的起步。一年以來，由於政府同人的努力，社會人士的熱心支持，終於使此一準備工作，在很短時間以內如期完成，尤其是各國民中學，今天皆能同時開學，中正實感到最大的欣慰！

大家知道，我們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原是根據三民主義倫理、民主、科學的精神與內涵，以改進人民生活——強健其體力，提高其倫理道德，增進其科學智能，並以發揚民族文化與民主精神為目的。為達成此一目的，培養人性，啟發潛能，與開發自然資源，加速社會建設，乃為相需相成之要素。這亦就是說，人的公德與人的潛能的提高，正所以增進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加強國家社會建設的速度。即此可知，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乃為培植現代國民，提高其精神與體力，品德與智能，增進其明禮尚義，崇法務實，與互助合作，愛國保種的基礎。這不只為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基本要求，且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根本大計。

實則，九年制的國民教育，亦非徒為教育時間的延長，就學機會的普及與均等，更重要的，乃為國民教育內容的充實與本質的改進，換言之，我們不只是要求提高知識，以發展國民固有的潛能；而是要提高公德，以造成現代國民的品格；故其先着，乃在求公德的實踐，知能的發揮，羣己的辨別。因此，國民中學，特應以生活體能，倫理道德，民族傳統精神教育為主，而益之以科學基本教育，職業技藝教育，社會中心教育。國父說：「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以外，當注意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所以國民教育，既要導之以明禮義，教之以知廉恥，又要使之具備羣體生活——公德合作——的習性，與現代科學的精神，瞭解現代國民對國家社會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務使德、智、體、羣、均衡發展、身、心、手、腦，皆臻健全，陶鑄成為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好國民。

為了貫徹這個使命，每一中學，皆必須從課程、教材、教學方法各方面，根據倫理、民主、科學的精神與內涵，不斷檢討研究，不斷改革進步，以求實踐力行，日新又新。尤其在教育方法上，應注重性能的培養，以啟發代替注入，以誘導代替強制，以偉大的愛心與耐力，來開啓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與創造力，從而激發學生的愛國心、公德心、與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心！特別希望教育界同仁，懷於從事國民中學之教學，實負有改革教育，復興文化的神聖任務，敦品勵行，光明正大，注意生活的薰陶，強調人格的感化，使身教與言教合而為一，教師的言行與操持，成為學生的楷模，並能為社會所效法取則。

同時也希望直升國民中學的子弟們，體念政府培植的苦心，和國家遠大的期許，珍惜每一寸光陰，牢記每一句教訓，鄙棄一切放僻邪

修惡少的不良行爲，遠離一切兇殺鬪毆、傷風敗俗的習染，立志務在遠大，進學務須專精，使今日的努力，成爲明日德業的基礎，並以自己的德慧術智，貢獻於社會，貢獻於國家。

教育本爲一長期性的事業，且亦爲一全面性的事業。所謂長期性，就是要大家以其堅定不移的精誠，作持久不懈的努力，不斷創新，不斷自修與進步！所謂全面性，就是要學校、家庭、社會，密切配合，相輔相成！因此，切望全體教育工作同仁，益矢精誠，從事長期性的擇善固執，也要切望家庭與社會，以共同的心力，共同的責任感，協助國民教育的全面發展，消弭「升學主義」的自私，根絕「惡性補習」的病痛，使我們的國民教育，邁向健全活潑、創造一種全新的生活，亦以造成國家一個全新的時代，與全新的生命！

自然，今日大家所最痛心的，是大陸共匪，強迫中小學生，離棄父母，破壞家庭，搞它摧殘傳統文化，毀滅人性倫理的「紅衛兵造反」！現在不但它絕大部分的學校，已經無法復課，而且大部分青少年都被驅迫到荒地、山區、邊遠地帶，從事只許用手而不許用腦的死亡勞動，並被教唆指使，鬪狠殺害，流血死亡！今天我們的青少年子弟，在復興基地，承接復興民族、發揚文化的責任，就不但能够接受正規的、現代的教育，而且一切教育設施，都要在不斷的革新進步之中成長起來，這就是我們三民主義教育，和共產毒化教育，光明與黑暗的對比！是復興基地少年子弟自由幸福，和大陸匪區少年子弟悲慘恐怖的對比！而我們學校、家庭、社會的師長父兄，不僅是對自己學生子女，有責任貫徹三民主義教育的宗旨，更有責任，要使大陸的青少年子弟，同歸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同樣享有此倫理、民主、科學、教育的自由幸福。

今天，我們國家建設的步驟，就是要在政治革新，經濟動員的同時，開展現代化、科學化的教育建設，並以現代化、科學化教育的動力，來導致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目標的達成。

當此各地國民中學一齊舉行開學典禮之時，特別要對師生與家長們，表示中正個人的感想和祝望，並願以此與教育工作同人共勉，與全體同胞以及青少年子弟共勉之。

五十七年九月九日

特載

蔣總統對國民教育的手令

——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

國民教育，爲建設現代社會，與復興民族文化之張本。關於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之編纂，與教學方法之改進，其目的：

首先在教育學生成爲人之所以爲人，並生活與行動得像一個人，成爲一個活潑潑的好學生；

次之，則在教育學生成爲一個愛國家、愛同胞、合羣服務、負責守紀，且足以表現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前者必須着重生活教育，與人格教育；

後者則必須着重民族精神教育，與民族道德教育；然此亦無輕重先後之分，徹上徹下，仍屬同條共貫。

惟過去教科書之病痛，厥在偏重理論性與原則性之冗長敘述，而忽略了具體的德目，和日用彝倫的生活行動的規範；而過去之教學方法，不特不知示範、舉例圖解說明，經常輔導學生實踐，又從而鼓舞、競賽、觀摩、考評，且根本不知重視「社會」「公民」課程，甚至移出上課時間，以補習其他學科，國民教育——德育、羣育、體育、一連串之失敗（其實智育亦同樣失敗），此實爲其主因。

余以爲國民教育，今後應對小學「生活與倫理」（社會）中學「公民與道德」（國家與世界常識）課程，特加重視，並須以四維八德諸德目，貫注於食、衣、住、行、育、樂日常生活規範之中，舉例言之：

在一般禮節方面

應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鞠躬、入孝出悌、尊師取友、汎愛親仁之義。

早晚應對父母、尊親、師長問安；

出門必敬告父母，回家必面見父母；

父母召喚，應該立即答應，並趨前承命，不可虛諾；

見尊長應鞠躬，對親友應問好，長者在座，不宜交足；

說話要不疾不徐，態度要誠懇莊敬，不談人私，不議人短，不炫己長；

注意禮讓，不要忘記說個「請」字，接受任何人的幫忙服務時，不要忘記說聲「謝謝」，自覺不週到處，應該說「對不起」；

擇交取友，須善善惡惡，察言觀色，而且寧可吃虧，不佔便宜；訪問宜預先約定，並準時守信；

使用電話，應問答簡明，聲音不宜過高，時間不可過長，撥錯號碼，應表示歉意。

在食的方面

應教以定時適量。

進食時，肘臂不可張開，以致妨礙鄰座；

長者未食，及主人未招呼以前，不宜先食；

取用菜餚，應取靠近自己一面者，切忌於碗盤中翻揀；

果核骨刺，殘飯飯粒，不可隨手棄置，已食之物，不可吐出；

喝湯不宜有聲，碗盤筷匙，不宜撞擊作響；

茶飯既畢，應將餐具理好，坐椅亦應收回；

野餐後，其紙巾、飯屑、竹筷、木盒，應放置於有垃圾桶處，或集中自行帶回；
（目前學童，於學校帶用便當者甚多，學校如能指定教員與學生共餐，即可隨時進行機會教育。）

在衣的方面

應教以整潔樸素。

衣服應穿正扣鈕，污垢須隨時洗滌，破綻須隨手縫補；
帽子不得歪戴，髮式服裝，不得蓬頭怪樣；出門不赤膊，不穿睡衣，不趿拖鞋；
入廁後才可以解衣，必俟衣服褲帶整理好了，然後出廁，便後如便所污穢，必須揩洗乾淨。（校廁旁，必備洗手盤與解便紙）。

在住的方面

應教以個人衛生與公衆衛生。

不塗污牆壁，不亂丟棄物，不亂倒污水；
居室內外，應經常灑掃，廚廁應經常清洗，溝渠應經常疏通；
電視廣播，保持適當音量，不妨害周圍寧靜；
放置常用物件，應有定所，用畢歸原。臨睡及臨出門時，一切用物，尤應養成歸原與整齊之習慣；
應經常剪指甲，理髮頭，勤沐浴；
噴嚏、呵欠、剔牙，必須掩口；
公用毛巾，不可揩鼻涕唾沫及擦耳鼻、擦兩腋、擦胸背；
隨手關門、隨手熄燈、隨手關水；（公共場所，尤其重要。）
將入入室，應先叩門，私人信件，不得拆閱。

在行的方面

應教以簡單而必要的交通規則，認識交通標誌，嚴格要求其遵守交通秩序。

行路須抬頭、挺胸、比肩、齊步、容止安詳；
行進間，不可吃零食，不可攀肩搭背；
與尊長同行，應略退於左後方一步，必要時，並須予以攙扶；
乘車須依序上下，不可以頭與手伸出窗外，不可攀立車廂兩旁；
乘坐公車，不得爭先恐後，應對其老弱、婦孺、傷殘、疾病者讓坐，並照顧其上下；

使用腳踏車，不可搶先，不可攀附任何車輛之後；

不可穿越平交道放下的欄柵；

不得當街便溺，隨地吐痰，亂丟菓皮紙屑；

不得搖折花木，踐踏草地，與依靠牆柱；

不得於道路中擊球遊戲；

不得於公路及鐵路中間，放置石塊，及其他障礙物，妨害行車安全。

在育的方面

應教以合羣與互助，榮譽與服務。

班級組織，為羣育的地點，而班際校際運動，亦即為榮譽心的提振與發揮；

於體育中，須強調互助合作，爭取團體榮譽，並尊重裁判的體育道德；

要養成服從多數人的決定，尊重少數人的意見之習性；

要養成為多數人服務「先之勞之」的美德；

養成是非心，能仗義執言；養成其同情心，能急人之急；

見人傾跌，不可譁笑，須予扶持，見人鬪毆，不可助虐，須予排解；

不容許孤立自私，投機取巧，偷惰怠忽，尤不容許貪人之功，以為己有。

在樂的方面

應教以禮節樂和，合敬同愛。

以發揚踴躍的愛國音樂，代替靡靡之音，並要聞人歌而能和聲合唱，以作勵聲應氣求，同心一德的精神；（外國人常說我們不懂和聲合唱，其實「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以及「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就是我們固有的「化民成俗」的樂教。）

提倡正當的國民運動——如騎射、駕駛、操舟、旅遊、釣獵、游泳、拳術、舞蹈、戲劇……以代替流俗的娛樂；輔導學生閱讀有益的課外讀物；

參觀球賽競技，不可叫囂笑罵，尤其在與國際友人競賽場合，斷不可左袒己方，而失禮於彼方；

觀賞遊藝活動，應保持肅靜，鼓掌中節，對國際性之演出，更應注意禮貌。

以上為食、衣、住、行、育、樂、生活教育、人格教育之細節，然此亦不過舉例而已，願能循此類推，於小學「生活與倫理」課程，與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中，確立生活與人格觀念，以為建設社會國家，復興文化道德之張本。

吾人嘗以「泱泱大國」「禮義之邦」自居，殊不知在外人心目中，其髒亂落後，幾已至於不可之地步，即如「臺地看臺灣」一書，即曾率直指出：

——孩子們隨地便溺，臭氣薰天，蚊蠅叢生；

——母親讓孩子當街撒野撒尿；

——小孩以自來水向四週擁擠的人行道噴射，學校樓上窗口，拋出了西瓜皮；

——三輪車、牛車、腳踏車、滿載乘客，隨地吐痰小便，喇叭震耳，灰塵滿天，街上滿是菓皮、西瓜皮、馬鈴薯皮、以及用以包裹食物的各種報紙、與書籍的散頁。

——河上湖中，水面飄浮着遊客拋棄的塑膠袋、包裝紙、碎紙片、空酒瓶、香烟、便當盒、木筷子；

——火車上，中國旅客，將公用毛巾，拿到面前，從喉頭吐出一口膿痰到毛巾上，然後將毛巾摺起，又去醒鼻子，並再用毛巾角去清理耳孔及鼻孔；

——火車平交道，欄柵已經放下，但還是有人從欄柵下穿過去，想和火車爭道；

此等譏評——其實亦屬事實，吾人必須從國民教育上「一擱一條痕」「一棒一掌血」的切實惕厲，澈底改進，方可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復興我國固有文化！

至於民族精神教育、民族道德教育，除國文為基本科目之外，歷史、地理，亦為其關鍵肯綮之所在。

予以為歷史、地理，須設法用電化教育方式，以輔行之，使民族歷史與國家疆域，在圖史上相互融和，亦使時間與空間，在知識上相互貫通；

庶幾於歷代文治、武功、學術，所以致盛之由，國恥國難所以紛至沓來之故，先賢先哲所以充實光輝之美，皆得以知其梗概；

而於輿圖疆域——如何以儘其土物之宜，如何以致其厚生之利，如何使國防計劃與實業計劃相結合，亦皆得以明其涯略。

俾從而啟發其思考力與創造力，亦從而激發其愛國心、公德心與責任心；

而不可再如以往之教學方式，徒以記誦年代、官制：：河嶽、川原：：為能事；

總之不論在生活規範方面，在道德精神方面，皆當遠取固有文化榜樣，近取實際範例，徵之以圖史文獻，作為教育國民之依據，並當結合學生日常容止心得，月中期中定時觀摩演練，不斷綜合查察考核，然後社會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始不至再行踏空，而國民教育；亦始能深切著明，一一見之行事，並進而教育其家人，影響其鄰里。語云「禮義由賢者出」，予亦欲謂「禮義由國民教育出」，唯願我教育部，教育廳、局以及國立編譯館，各級國民學校，皆能從此「做好一個人」之切實處，變化國民氣質，亦從此「做好一個中國人」之下手處，建設社會，復興文化，是所切盼！

蔣 中 正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編輯後記

和煦的陽光照遍了寶島，把十月照耀得光輝燦爛，人心都充滿了希望，也充滿了喜悅，象徵着國運昌隆和社會的進步。在十月裏，我們的第一個慶典是雙十國慶，這是在五十七年前，我們的先烈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繼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後的最偉大的革命起義。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成功，並不容易。它是經過了九次的失敗纔成功的。一個革命的成功，就是靠無數的志士前仆後繼，用鮮血鋪好了道路，造成了機運，一鼓而成功的。我們紀念雙十，就應該了解這一點。鑑往知來，我們對於當前的反共革命，應該怎樣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造成水到渠成的機運，這是在慶祝雙十國慶之時，首先應該記取的。

接着雙十國慶而來的是臺灣光復節。這一節目也真是得來不易，它是經過了八年抗戰、犧牲了數百萬軍民同胞的寶貴生命、數百億財產，和無數量的血和淚才換取來的。這雖然是省慶，實際上也是國父和總統所領導之國民革命的目標之一。臺胞欣喜重入祖國懷抱，享受民主自由幸福，飲水思源，切望不要忘记這一節日的來由。

十月三十一日為總統八秩晉二華誕之辰，薄海騰歡，全國民衆暨海外僑胞莫不爲此歡欣鼓舞。我們除了熱烈慶祝他的萬壽，還更感激他的英明領導，把臺灣建設成了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更進而籌謀反攻復國的大計。

本期爲了慶祝上述三個有意義的日子，特選載了總統的雙十文告和他對國民中學的開學訓詞以及對國民教育的手令。這都是具有歷史性價值的文獻，不但可爲我人當前生活行動的指針，亦是足以垂之永久的不朽文獻，極具記取和研究價值。

許占魁先生的邊政漫談續稿，其爲多年來從政及研究經驗所得。關於中華民族的由來，敘述綱舉目張，頗富研究心得。

烏譯「清朝對蒙政策之研究」一文，觀察甚爲精闢，譯筆亦明白曉暢，讀之可見清朝對蒙政策深意之所在，不落前人窠臼。

蒙古人對馬之訓練素爲民族特長，袁先生蒐羅此項資料甚豐，可供研蒙史者之一助。

共匪對西藏同胞之壓迫特甚，本期特輯錄數篇文字用資參考。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十三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五二八號四樓
電話：二 四 〇 二 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 · 五四五九二八

內政部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第一四號

CHUNG KUO PIEN CHENG

(Studies in Chinese Frontier Affairs)

QUARTERLY

No. 23. October

President Chiang's Double Tenth Day Message

Welcome the Glorious and Magnificent October*Editorial*

L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of Mongolia.....*Chao Chih-tzu*

Table Talk on Frontier Affairs (II)*Hsu Chan-kuei*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Chichowyang.....*Yu I*

A Study of Ching Dynasty Policy toward Mongolia.....*Uniurta*

The Training of Horses in 13th Century Mongolia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Mongolian Empire*Yuan Kuo-fan*

Nomads of the Uighur Nationality*Sung Nien-tzu*

Peiping Regime Seizes Tibetan Treasures*Chiang Ho-sheng*

On Czechoslovak Tragedy*Shu-Shin*

Scenery of the Gobi Desert*Mei Chi-m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Cruel Extinction of the Tibetan Race

President Chiang's Directive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 life and ethics, citizenship and virtues

President Chiang's Message at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Junior Schools

PUBLISHED BY THE CHUNG KUO PIEN CHENG ASSOCIATION

4th Floor, 1528 Chung Che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